

玄奘西行漫记

编剧: 黄世英

蓝天、白云、南飞的人字形雁队,寺院的钟声伴着远去的雁鸣。

晨光透过苍松翠柏的叶隙斑驳地洒落在山门上,映出“大慈恩寺”的镏金匾额。

层层石阶的尽头,耸立着宏伟庄严的大雄宝殿。殿后的大雁塔,巍峨峙立。

旁白“公元七世纪初叶,唐代高僧玄奘策杖孤征,横渡渺无人烟的大漠,攀越号称世界屋脊的葱岭,忍受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行程五万里,周游了110多个国家,历时19年,完成西游取经的宏愿。”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石碑上镌刻着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行书体的唐太宗御赐碑文。

大殿内,左右壁龛里排列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大殿正面安放释迦牟尼坐像;玄奘负笈取经的金身雕像栩栩如生。

大雁塔里,珍藏着玄奘“西天”取回的佛教经典、金银佛像以及印度的帐舆、华幡。

翻经院的书案上,摆放着12卷《大唐西域记》。

微风吹掀书页,露出扉页上的“玄奘西域行迹图”。

行迹图迭化成茫茫风雪,绵绵雪山。冰雪皑皑的峡谷,闪现出一支雪山上走下的马队。马队中,一个大象背上坐着身披锦袈裟、眉目疏朗、端庄若神的三藏法师玄奘。虽然他已届中年,风尘仆仆,依然英姿勃发。

印度青年和尚亚玛尔指点远方。玄奘循其方向手塔凉棚远眺,脸上泛出惊喜的神色。

晨光里,信渡河湍湍西流。河对岸庄户点点,杨柳排排,阡陌纵横。

乡间官道,驼铃叮当。一支西域商队在慢悠悠地长途跋涉,驼背上的胡商昏昏欲睡。

队前导行的高大骆驼上端坐着鬓发花白、披火红色披风的商队头人康粟特,他黝黑的脸膛像涂了一层油彩。康粟特半闭着双眼默默无言地坐在驼峰间,阵阵喧闹声使他睁开双眼。

三五成群的村民向村外奔跑。

康粟特勒住骆驼跳下来拦住一个孩子询问,孩子望着康粟特的满脸胡须,惊恐地挣脱逃走。

胡商们纷纷跳下骆驼,下意识护

摸着驮子里的玉石珠宝。

康粟特拦住一位老汉,上前拖礼:“请问老丈,发生了什么大事?”

“唐僧取经归来了!”老汉边跑边答,“唐僧归来了!”

康粟特惊喜地“莫非是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归来?”

河面宽阔的信渡河,水流湍急。

岸边沙滩上站着前来迎接的村民百姓。几个胡商跟随康粟特挤到岸边向对岸观望。

河对岸水面上载着驮子的几条小船离开岸边,脚夫把马匹和大象赶进河里,泅水渡河。

岸边观望的村民都屏声凝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河面。

河面上狂风骤起,波涛汹涌。游到中流的马群,被急流冲散顺流而下。

一个大浪卷来,一只小船被浪头掀翻。

另一只大船上的玄奘心急如焚,不顾船上人的劝阻,穿着袈裟跳进水中。

“玄奘法师——”船上人边呼喊边纷纷跳进水中。

玄奘截回顺流漂走的驮子,把一捆捆经书、法器打捞上船。

湍流中的大象把飘到身旁的扣船用鼻子卷出水面刚欲摆放,又一个大浪卷来,大象被冲倒沉没。

沙滩上,胡商们纷纷脱掉衣服跟着康粟特向河心游去。

康粟特游到大船前,发现波涛中搏击的玄奘,呼喊着急“玄奘法师!玄奘法师!”

玄奘辨认着“是你?康粟特!”

康粟特恳切地“法师,快上船吧!”玄奘执意地“水里还有不少驮经典……”

“不行!你在水里的时辰太长了。”康粟特把玄奘拽到船边推上船。

抢险的人们游向各船,连推带拉使船划出中流驶向岸边。

岸上的村民百姓纷纷跳进水中,把船上的驮子搬到岸边沙滩上。

玄奘赤脚跑上岸,急忙晾晒清点经书,心疼地不断摇头叹息。

亚玛尔晒着华幡法衣,关切地“师父,经卷还差多少?”

“剩下520夹,整整丢失50夹。”玄奘沮丧地向走上岸来的康粟特问道,

“康粟特,船上还有没有一个大布袋?”康粟特“船上的东西都搬到岸上

来了。”

“可惜呀!可惜!袋子里全是名花珍木之种!”玄奘关切地,“大象赶上岸了吗?”

康粟特“大象已被拽上岸了,可它……”

“它咋啦?”玄奘望着康粟特脸上惋惜的神情便收住话头,转身跑向河边。

大象像泥塑似地瘫在沙滩上,玄奘望着奄奄一息的大象,顿时热泪涌出。他恭敬地跪拜在象脚前,模仿印度的礼节,向大象施触脚礼。

随从们都已泪水洗面,“唵”地一齐跪倒在象前。

于阗皇家驿馆。玄奘边描清裱贴烫熨过的抄本经卷,边讲述着西游见闻:“……天竺,译音不准,应译为印度,是椰子园的意思。东西南北中五印度,共有18国,雄主戒日王,少壮英武,继承父业,用兵五年,征服了除南部以外的疆土,国势强盛。”

康粟特听得如醉如痴,羡慕地“法师周游列国,所见所闻,真叫人神往!”

玄奘“康粟特,听传闻高昌王麹文泰已经仙逝。真有其事?”

康粟特“三年前高昌王就病逝了,高昌国已归属大唐。法师,咱们还搭伴同行吧!”

玄奘摇摇头“这些经卷佛像需20匹马方可运走,商队载货已满,怎好再拖累你。”

康粟特“纵然把商货全卸于此,我也要设法送回京都。”

“真情厚意,贫僧领了。”玄奘掷笔离开案头站起,叹息地,“可我手中无通关文牒,进京路上关卡重重,恐怕我难以入境。”

康粟特也为难了:“这……”

玄奘忧虑地“贫僧当初是冒犯国禁西游,不知今日朝廷能否宽容?”

康粟特无言相对。

玄奘拿起信札“我已写好表文,向圣上奏明西游始末。拜托你呈送朝廷,贫僧暂留于阗国,一面派人到屈支、疏勒等国访牒补抄丢失的经文,一面静候朝廷旨令。”

康粟特接过表文“法师请放心,弟子定会日夜兼程,即早把表文呈递朝廷,并陈述法师耿耿忠心,请皇帝陛下开恩!”

玄奘合十致谢。

大明宫。内侍走出殿门,向殿外拉长调门唱班“宣胡商康粟特上殿!”

大殿外响起接连不断的传呼声:“宣胡商康粟特!”

含元殿里,鼓瑟齐鸣,乐伎吹奏起威武雄壮的宫乐《秦王破阵乐》。

康粟特穿过卫队,步入含元殿。

金碧辉煌的宫殿内,太宗皇帝端坐在金銮殿上,颌下飘着须髯,容貌不凡。

丹墀下,文武百官两厢侍立。高昂的宫乐使殿内气氛更显得庄严肃穆。

康粟特模仿着大唐礼仪,笨拙地双膝跪拜“康国商人康粟特,参拜陛下。”

太宗挥手道“平身,免礼。”

“敝国商队去于阗国驮运玉石珠宝,巧遇贵国玄奘法师西游归来,因大象溺死,法师取回的经卷、佛像,无鞍乘运送,现停留在于阗国。法师托敝人给陛下呈递表文。”康粟特把表文递交内侍。

一位老态龙钟大臣跪奏“启禀圣上,玄奘和尚无视朝廷,违犯国禁越关出走。倘若让其重返京城,那朝纲王法岂不任臣民践踏,请圣上三思。”

太宗“玄奘和尚当初西行,为何未报朝廷?”

康粟特“听法师讲,他当初再三向朝廷上表,但未蒙诏许,因求法心切故私走出关。”

中年大臣“禀奏圣上,贞观元年陛下刚刚继位,西突厥屡犯边关,故玄奘上表西游未准。可他无视国禁偷越出境,已流落异邦十余载,定是屡受外族冷遇难以度日,又想返回故土。似这般叛国贼子应捉拿入狱,惩一儆百以正国威,请陛下圣裁!”

康粟特愤愤不平,急忙辩驳地“圣明的陛下,这全是无稽之谈!佛法无边,千里有缘,当年法师西行时,敝国商队有幸与法师相遇……”

寺院的钟声伴着雁群的合鸣。

天色微明。长安大觉寺山门被推开一道窄缝,门缝里跌出一个“笈”,接着闪出一个身躯颀长,肤色赤白,穿着黄色袈裟的青年和尚玄奘。

玄奘关上山门,仰望鸣叫南飞的雁队,眼里泛出坚毅的目光,疾步离开大觉寺。

叠印字幕: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

康粟特(画外):“西行路上,玄奘法师艰难绝苦,九死一生。周游列国时,一面访师学典,一面宣扬大唐威德。他耿耿忠心,天地共知!”

秋雨绵绵,道路泥泞。一双穿芒鞋的脚,在泥水中行走。

玄奘揩拭着脸上雨水,负笈在风雨中艰难跋涉……

凉州。繁华的集市上,玄奘风尘仆仆负笈在人流里穿行。

菜摊前,玄奘从黑布包里拿出钵

盂,摊主拎起的水壶又突然放下,铜锣声越来越近,集市倏然骚乱起来,商旅行人都躲到大道两旁围观。玄奘慌忙收起钵盂躲在人群中窥视。

单调的铜锣声震人胆寒,随着锣声从城西门走过来一队人马,几名校尉簇拥着一位身材匀称,目光严峻的中年州官。中军高擎的大旗上绣着“凉州都督李”五个大字。队后马背上驮着两个五花大绑的囚犯。

玄奘惊疑不解地向身边的人问道:“这马背上的人犯了何罪?”

身边的人缄口不语,背后却传来答话“定是私闯城关,犯了国禁。”

“啊!犯了国禁?”玄奘惊讶地脱口而出,猛然觉察自己失态,下意识地捂住嘴。

“出家人,莫论尘世之事。”身后又传来劝说声。

玄奘急忙回首,他身后站着一老一小两位和尚,老和尚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玄奘。玄奘慌忙地挤出人群,向西城门疾步走去。

凉州西城门。城墙堞口上卫士持枪侍立,城门前挤满许多等待出关的商旅。

玄奘挤到门前,被守门卫士拦住,玄奘掏出度牒递上。

卫士把度牒摔给玄奘,喝道“出示文牒!”

玄奘俯身拾起度牒,辩解地“这度牒岂不可证明……”

卫士“这只证明你是个和尚,出城西行要有通关文牒。没有就赶快回到城里去!”

玄奘恳求说“贫僧不是西行远游,只到千佛洞朝拜,请放行。”

卫士推搡他“少啰唆,快离开这里!”

玄奘欲上前争辩,一个彪形卫士走过来上下审视“想蒙混过关?定是个珠宝贩子。来人哪,搜查这个假和尚。”

几个卫士应声围拢过来,玄奘惶恐后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这是朝廷颁发给贫僧的度牒,岂能有假?”玄奘气呼呼地,“我怎会是珠宝贩子?”

“别装蒜!”彪形卫士挥手喝道,“搜!”

卫士们七手八脚地倾笈倒包,里边除了袈裟、钵盂就是笔墨书本和几双芒鞋。

玄奘气愤地“岂有此理!僧人从无珠宝等身外之物。”

翻查的彪形卫士霍地站起“全是些诸国蕃书,你虽未带珠宝,也定是要西行远游!”

玄奘辩解地“贫僧只到千佛洞朝拜。”

彪形卫士挥着芒鞋“去千佛洞为何带这些双芒鞋?”

玄奘张口结舌无言答对。

彪形卫士“带走!送到州府盘查!”

“且慢!这是老僧弟子,勿要多疑。”老和尚带领小和尚挤上前来,厉声地,“擅自离开寺院,佛法难容!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与老僧回庄严寺去。”

玄奘如坠五里云雾之中,顺从地跟随老和尚挤出围观的人群。

庄严寺。老和尚带领玄奘走进庄严寺山门。

老和尚“老僧尚未认错,你就是洛阳净土寺长捷法师四弟陈祗吧?”

“正是弟子。”玄奘惊疑地,“请问师父法号?”

老和尚“不记得了?在你剃度前,长捷总带你去听我讲《唯识抉择论》,那时你总坐在头排蒲团上……”

玄奘恍然大悟“啊,原来是慧威法师!”

禅房。神案上香烟袅袅,大经堂里不断传来诵经声。

慧威亲自给玄奘斟茶,试探地“玄奘,此次西行,只欲去千佛洞朝圣?”

玄奘坦诚地“非也!那是说与卫士戏言。弟子意欲西天求法,巡礼圣迹。”

慧威“早听传闻,长安有批年轻和尚欲往西天取经,已上表朝廷。”

玄奘“可屡次上表都石沉大海,无奈私自离开京城,我想万里孤征。”

“志向宏大!我已老朽,恨不能与你前往。”慧威感慨地,“可西行路上,艰难险阻……”

“沙海、雪山、风寒酷热,这些倒无所畏惧。”玄奘忧虑地,“只是那些关卡……”

慧威“莫急!你先静心住在寺里,对人莫露西游之事,待我慢慢想个脱身办法。”

大经堂里,座无虚席。玄奘谈吐清雅,坐在论经坛上讲解《般若心经》。

一脸络腮胡子、一头乌发的中年胡商康粟特与小胡商蹑手蹑脚地走进经堂,摘下披风席地而坐,洗耳恭听。

玄奘口若悬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几个卫士穿过听经僧俗走上经坛,慧威慌忙地上前拦挡。

彪形卫士骄横地“让这和尚跟我们走一遭!”

慧威“法师正在讲经,请勿相扰。”

彪形卫士举起访牒“都督访牒,你敢抗违?逮走!”

两个卫士上前把玄奘架下经坛。

玄奘厉声地“放手!前面带路。”转身与慧威法师合十告别,跟随卫士走出经堂。

州府大堂。

李大亮“法师到凉州已经一个多

月了,不知法师究竟为何从京都到此?”

玄奘“朝拜圣迹。”

李大亮“要去西天取经吧?”

玄奘“贫僧但愿能至西天,巡礼佛迹。”

李大亮正色地“朝廷明令,禁止西行。”

玄奘“贫僧西行只为取经学法,别无他求,请都督恩准放行。”

李大亮面孔一板“没有通关文牒,休想出境!我劝法师还是尽早动身返回长安。”

玄奘针锋相对地“实言相告,贫僧西游志如磐石,不至天竺决不东归一步!”

李大亮勃然变色,拍案而起“三日之内,你若不离开凉州,休怪本官无礼!”

月到中天,玄奘躺在僧榻上,辗转反侧。

“玄奘,不能入睡就起来吧!”慧威点燃油灯“李都督办事刻板,说到办到,你要尽早启程西行。”慧威说着,把一套儒士衣衫和黑纱唐巾捧给玄奘,“换上这身装束,马匹已经买好,上早课前送到。”

小和尚慧琳也闻声坐起,诡秘地:“师父,让我去送吧,我能绕道出城。”

“也好!”慧威又翻出一包草药递给玄奘,“这些草药你带上,路途遥远有备无患。”

玄奘感激地望着慧威法师“大恩不言谢了!”

朝晖洒满庄严寺,寺院大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慧威应声跑到门前,寺院大门突然被推开,李大亮手按佩剑带领官兵闯进寺院。

慧威劝阻地“佛门净土,请官兵自重!”

李大亮斜睨慧威,厉声喊道“私藏不举,与逃犯同罪。搜!”说着径直奔向禅房推开屋门,室内空空如也。

大殿里,满脸愠怒的李大亮站在微笑的弥勒佛像前四处张望。护法金刚怒视着到处搜查的官兵。

晨曦初透,疾奔的马蹄,玄奘与慧琳并骑奔走。

暮色苍茫,丝绸之路驼铃叮当,一派塞外风光。

一群胡商挡住去路,慧琳倏然勒住缰绳。

胡商们围着地上昏厥的康粟特,惊呼不止。

慧琳拽住欲上前观看的玄奘,悄声地“切莫耽搁,万一官兵追来!”

玄奘推开慧琳的手“佛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岂能见死不救?”

玄奘走到昏厥的胡商前,切脉望

诊,侧耳听胸,倏然站起返回马前翻出药包、钵盂。

小胡商机灵地提来水袋,往盛药沫的钵盂倒水。

“喝下就会好的!”玄奘俯身给康粟特灌药。

慧琳牵着两匹马,焦虑不安地四处张望。

康粟特苏醒了,胡商们惊喜地围上前。

玄奘把一小包草药交给小胡商,小胡商乐滋滋地捧到人头跟前。

康粟特掏出一锭银子“代我谢法师救命之恩!”

小胡商捧着银锭挤出人群,发现两个僧人已挥鞭远去。

曙光初照。玄奘牵着马伫立在大道十字路口。

“前面就是千佛洞。到了那里,我自有办法。”玄奘催促道,“快上马回寺庙吧。”

慧琳翻身上马,双手合十“法师,一路保重!”

沙碛深处,别有洞天。玄奘穿着玄黄色袈裟走进莫高窟。

壁画上的飞天,彩衣飞扬。

巨大的佛祖释迦牟尼坐像前,香烟缭绕。玄奘正欲进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他恐慌地躲在洞里窥视。洞外的官兵滚身下马,簇拥着一个鬃发斑白、风度儒雅的州官司向窟洞走来。

玄奘急忙走向窟洞深处躲藏。

州官走进窟洞,发现一闪即逝的人影,蓦地停住脚步,卫士拔出佩剑追去。

随从官兵把贡品摆到佛案上,州官上前虔诚地顶礼膜拜。

卫士把玄奘押到州官前“回禀大人,是个和尚!”

玄奘低首垂眼不语。

“和尚?”州官审视着玄奘,“你不是本地沙门吧?”

玄奘“贫僧从外地来此朝拜。”

州官“听你口音好像来自京都?”

玄奘支吾地“是……是从……从……”

州官猜测地“法师法名可叫玄奘?”

玄奘惊得瞠目结舌。

“卑职瓜州刺史,复姓独孤名里,来这里进香朝拜。佛门有缘,与法师在此幸会,本官这边有礼了。”独孤里说着双手抱拳。

玄奘慌忙合十还礼“岂敢!岂敢!”

独孤里示意侍从留步,独自陪同玄奘观瞻“法师,请!”

袒胸露臂的菩萨、身穿盔甲的力士、跃马横刀的天将,千姿百态。

独孤里“法师决意西行,可天竺万里迢迢道路险恶,你只身匹马恐难到

达。”

玄奘“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既然刺史也是佛门弟子,就请不要为难我。”

独孤里“法师,从此地西行,前面有条葫芦河,水深流急难以涉渡。河面虽有一桥,但桥头就是玉门关,那里是西行必经之路,有官兵把守,没有通关文牒难以通过。”

玄奘倾听不语。

独孤里“假若你能过玉门关,前边还有五座烽火台,每台相距百里,上面都有重兵把守,专门拦阻私逃出关西行之人。恐怕法师插翅难飞。”

玄奘“倘若玉门关和烽火台,贫僧都能通过呢?”

独孤里“前面还有荒无人烟的莫贺延碛。那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没水没草人难行。白天热风似火,夜里寒风如刀。大风乍起沙尘蔽天,狂飙过后沙砾如雨。我劝法师趁早改弦更张。”

玄奘“两百年前,智严和法显大师已走此路到达北天竺,我辈岂能不如先祖?”

独孤里“莫贺延碛号称八百里死海,成群结队者还常迷失方向葬身沙漠,何况法师万里孤征。不要轻掷了性命,京都福地足以供法师终老,何必去异邦谋求天堂?”

玄奘激奋地“贫僧西游,并非寻求个人天堂。自13岁入佛门,苦心从学佛法,曾遍谒长安、洛阳两京,并和吴蜀一带高僧禅佛意犹未尽,深感教义众说纷纭。可佛教经典译本又残缺不全,故发誓前往天竺弄清究竟。贫僧已心如磐石,纵履千难万险死而无怨。”

洞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气喘吁吁的年轻州吏来到刺史面前“启禀大人,凉州都督送来火急访牒。”

独孤里吩咐州吏前去歇息,拆开访牒观阅。

独孤里把访牒举到玄奘面前“请看,通缉你的访牒已到。”

玄奘“刺史大人可拘拿送上请赏,但贫僧宁愿就地正法,也决不东归一步!”

“果真心如磐石!”独孤里说着把访牒举到佛案长明灯前点燃。

玄奘不解地“这……”

独孤里“法师志向宏大,心诚意真,难能可贵!瓜州地界,本官放行。”

“贫僧不胜感激!”玄奘合十致谢意,忧虑地“刺史焚毁访牒,岂不招来杀身之祸?”

“本官自有办法,老夫这就打道回府。凉州访牒很快会发到各州,这里不宜久留,法师也尽早启程西行。拜辞了!”独孤里说完拱手辞别。

玄奘背起笈刚走几步倏然停下,背后隐约传来悲痛欲绝的啼哭声,他犹豫片刻便转身寻声走去。

洞窟尽头,一尊千手千眼佛像前,

青年胡人石槃陀声泪俱下地“法力无边的观音菩萨,睁开你的慧眼,救救我吧!”

玄奘走近前,关切地“请问,施主何事如此伤怀?”

石槃陀抬起泪眼“法师,我的丝绸、珠宝、马匹被强盗抢劫一空……”他哽咽了。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既在则大宝未失。损失点身外之物,不必如此悲戚。”玄奘从怀里掏出些银两,“施主请起,带着这些银两回家去吧!”

石槃陀站起接过银子,两眼机灵一闪便跪在玄奘面前“法师言谈不凡,必佛法高深,弟子石槃陀愿皈依佛门,求师父收认我这个徒弟吧!”

玄奘扶起石槃陀“我乃游方僧人行踪不定,不是本地沙门,怎好收留于你?”

石槃陀信誓旦旦“师父游到天涯海角,我石槃陀情愿相随!”

玄奘试探地“贫僧欲动身西行……”

石槃陀决然地“弟子愿意同往。”

玄奘“西行直到天竺……”

石槃陀“天竺?天竺乃在西天,离此十万八千里,切莫与弟子玩笑了。”

玄奘正色道“僧无戏言。”

石槃陀进退维谷地“这……”

玄奘规劝地“施主还是尽快动身回家吧。”

石槃陀“不!法师搭救之恩,弟子岂能不报?我家中尚有老小,到西天难以相随。但出关之路弟子非常熟悉,可做向导护送师父一程。”

“贫僧拜谢了!”玄奘大喜过望,又拿出些银子,“你拿这些银子去买两匹坐骑和路途用的粮草水袋,明早就启程西行。”

石槃陀虔诚地双手接过银锭。

古柏下,石槃陀在娴熟地捆绑水袋。前来朝拜的小胡商停下脚步望着两匹马凝视有顷,吹起尖厉的口哨,应声走来几个中年胡商。

小胡商近前拍着马,青马和白马同时“咳嗽”叫起。

胡商们惊讶地“这不是我们丢的那两匹马嘛!”

石槃陀见玄奘走来,高声地“莫赖!莫赖!”

玄奘一身胡商装束,慌忙近前“切勿猜疑,这两匹马是贫僧弟子新从马市上买的!”

胡商头人康粟特打个响指,胡商们跟随头人走去。

康粟特回首凝视辨认,眼前交替闪现出各种服饰的玄奘。

康粟特返身回到玄奘跟前“原来救命恩人在此,请受弟子一拜!”说着,施个康国大礼。

玄奘愣愣地望着商队头人康粟特。

小胡商“这是我们大康国商队头

人康粟特。”

玄奘恍然大悟,慌忙近前搀扶“免礼!免礼!”

康粟特“法师西行,走南道还是北道?”

玄奘“我俩欲行北道。”

康粟特“我们商队要先去楼兰城,然后从南道回国。不过,法师也可随我们走一程,混杂在商队里易于出境。”

玄奘合十地“那就拜谢了!”

李大亮率众走进瓜州刺史大堂,堂上空寂无人,便擂动堂鼓,年轻州吏慌忙上堂拜见。

李大亮骄矜地“州府刺史何在?”

年轻州吏指着案头上的乌纱帽与朝服说“刺史已皈依佛门。”

李大亮惊疑不解地凝视着案头。

年轻州吏把信礼呈送李大亮“刺史临行前留下此信。”

李大亮阅后勃然大怒,将信扯碎掷于地上,霍地站起“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荒山古刹,传出一阵阵诵经声。

众僧们敲打木鱼、诵经,在上晚课。

李大亮闯进大殿,独孤里已剃度为僧,手执木鱼两眼微闭坐在蒲团上喃喃诵经。

李大亮愠怒地“独孤刺史!”

独孤里旁若无人,依然喃喃诵经。

李大亮怒不可遏地“独孤里,你知罪不?京都逃来的和尚,藏于何处?”

独孤里缓缓地睁开眼睛“老夫皈依佛门,已不问尘世之事。阿弥陀佛!”说着又闭上双眼,转动佛珠诵经。

黄土高原古道黄尘里,驼铃叮叮。石槃陀跟随玄奘夹杂在康国商队中西行。

葫芦河水深流急。河西岸拱桥头玉门关巍然耸立。

商队行至河畔,守关卫士率马队从驼队旁走过。

对岸关口的垣上张贴着带有玄奘画像的牒文。

康粟特忧心忡忡地“先退回城里!”

石槃陀凑上前,诡秘地“我可带法师从上游狭窄处偷渡……”

康粟特“万一被官兵发现呢?”

石槃陀“我已往返多次,安全无恙。”

康粟特“那我们就先走一步,过关后在前面会合。”说完打起指响,驼队走上拱桥。

月光如水,万籁俱寂。石槃陀用两棵倒树在狭窄的河面上搭起一座小桥。

两人牵马走上小桥的剪影。

两人走过小桥,石槃陀费尽力气把两棵倒树推进河里,顷刻间小桥荡然无

存。

夕照里,商队围在篝火旁野餐,玄奘与石槃陀骑着青马与白马赶来。

中年胡商见玄奘打开僧包近前窥视“法师这僧包不离身边,里边定有珍宝?”

“贫僧不需那些身外之物。”玄奘说着把青布包斜系背上,拿起钵盂从水袋里取水。

康粟特走过来“我从贵国京城得个宝贝,不知是否真品?”说着打了两个指响。

小胡商从驼峰上摘下木盒送到头人面前。

康粟特接过刻有龙凤图案的桃式木盒,用手按下盖上的暗锁,盒盖自动弹开,盒内顿时珠光闪耀,一个玉石雕刻的龙珠镶嵌在里面。

玄奘接过宝盒,端详辨认“这不是民间俗物,从哪里得来?”

康粟特得意地“倾尽囊中银两,从京都珠宝商手里买的。”

玄奘“这叫玉雕九龙戏珠。这龙眼是用夜明珠嵌入其中,龙身鳞甲是用冰洲玉、红宝石、翡翠、祖母绿镶在其上。这龙珠,白昼五光十色,夜晚金光闪闪。据说是前朝隋炀帝御笔绘样,宫中一位巨匠雕刻。共有九颗,此颗龙珠不晓得怎样流落民间。”

石槃陀垂涎欲滴地从玄奘手里拿过龙珠,惊叹地“这乃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

康粟特小心翼翼地从小胡商手中拿回龙珠,陶醉地“我要把它献给我们国王!”

中年胡商凑近头人“明天进入沙漠,我去把水袋收来,一起看管驮运。”

康粟特“法师的水袋就不要收了,明天就要跟我们分手了。告诉大家,人马路驼一律分水饮用。”

中年胡商吹起口哨,胡商们纷纷把水袋送到小胡商前,小胡商借着火光把水袋都捆绑到血红色大宛马背上。

浩瀚的大漠,驼队在烈日下跋涉。队后的玄奘催马追赶着队伍,落在后面的石槃陀见玄奘走远,翻身下马取出鼓满满的水袋痛饮,饮毕又用马草盖好。

小胡商慌忙从驼峰间滚下,抱住即将滑落的水袋。

众胡商疑惑地围拢过来,康粟特问道“怎么回事?”

小胡商“右边的水袋不知怎么空了几个,左边的这些水袋险些坠落摔破。”

康粟特翻看空水袋未见破绽,把袋底剩下的水往回一折,水从一个刀口处流出。他捧下水袋,揪住小胡商的耳朵“这水袋上的刀口,是咋回事?”

小胡商惊恐地摇着头。

康粟特用鞭子点着小胡商的头,恐吓地“你偷喝了!”

小胡商惶恐地“我……没有……”
“没有？看我今天教训教训你！”康粟特手起鞭落拷问小胡商。

中年胡商狐疑地审视着每个胡商，转身走进驼队里查看，走到队后他搜索的目光蓦然停在驮水的白马背上，马草里隐藏着两个鼓满满的水袋。

玄奘不解地回头问道“你在看什么呀？他驮的是我的行囊。”

中年胡商狐疑地瞥了眼玄奘，“哼”了一声转身回走。

石槃陀赶上前来问道“师父，前边怎么停下？”

玄奘“有的水袋被偷空，正在拷问。”

石槃陀骇然变色，下意识地用马草遮盖着水袋。

玄奘疑惑地注视着失态的石槃陀，顿时跟前闪现出前日小憩时的情景：

沙窝里，胡商各自坐卧在自己的骆驼旁小憩。

石槃陀拎着半空的水袋，凑到玄奘前“师父，把水都倒在你的水袋里吧。”

玄奘不解地“那你……”

石槃陀“由你统管，咱们也像商队一样分水饮用”。

“也好！路途还很遥远，应惜水如油。”玄奘说着帮石槃陀往水袋里倒水。

石槃陀挟着两个空水袋返回马旁……

玄奘想到此处，走到石槃陀马前，挪开石槃陀的手掀掉上面马草，下面露出两个鼓满满的水袋，愠怒地“这……这水是哪来的？”

石槃陀语塞地“这……”

玄奘气愤地“一路上，人家以诚相待，你却干出此种事来，还有何脸面与胡商们相见？伤天害理，佛法难容。你回家去吧，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做向导，你……走吧！”

石槃陀双手搔头，蹲到地上叹息不语。

皮鞭飞落，小胡商在地上滚动躲闪。康粟特又扬起的鞭子被中年胡商擎住。

中年胡商凑近前耳语。

康粟特惊讶地“他？不可能吧？”

中年商人“那他的水是从哪来的？你没听官兵说，他们是从京都盗窃国宝出逃的！”

康粟特“不会的！他是出家之人。”

中年胡商“切莫轻信。有些人明面是位善神，背地里却是个恶魔。”

康粟特“莫胡说！”

“你去将水送归原主！”玄奘见石槃陀站着不动便拎起水袋，“你不去，我去！”

石槃陀上前抢下水袋“此时不能送！你不知胡商脾气，要知道是我偷了他们的的水，就会立刻把我们赶走！师父，宽恕弟子这次，今后决不再犯。”

康粟特跟随中年胡商来到玄奘前，石槃陀慌忙用马草把水袋遮盖。

康粟特“法师，再走一天路程，商队要折向罗布泊去楼兰，我们就不能相送了。”

玄奘“贫僧这已感激不尽。”

康粟特“今天要多赶些路晚点歇息，特来相告。”

玄奘“一切听你安排。方才，你们追查的水……”

“没什么事，水袋可能路上自己磨破了。”康粟特望了一眼白马背上马草遮盖的水袋，便转身返回队前。一声尖厉的哨声，驼队又向前行进了。

星光稀疏，天色微明。篝火的余焰冒着缕缕的青烟，横躺竖卧的骆驼在瞌睡、咀嚼。

玄奘朦胧间发现面前一道寒光，慌忙坐起，见石槃陀手执腰刀站在面前。

玄奘惊讶地“你要做什么？”

石槃陀悄声地“咱们动身上路吧！”

玄奘“尚可随商队走一程呀？”

石槃陀“从此处去烽火台不远。起来，快走。”

玄奘拎起僧包“也好，我去向康粟特拜别。”

石槃陀“且慢！他们都在熟睡，莫去惊扰。”

“哪有不告而别之理。”玄奘说着向驼群走去。

“师父，莫要去！”石槃陀慌忙追上，前拽住玄奘，背后手拎的宝盒当啷落地。

“啊？你……你怎么……”玄奘惊讶地俯身拾起宝盒。

石槃陀抢过宝盒“莫作声！当初我就是在这一带被洗劫的。我拿他这颗龙珠，也只为补上我的亏损……”

玄奘气得发抖“你……你，无赖！强盗！”

石槃陀抽出腰刀“再喊，我这腰刀可没长眼睛。趁早跟我走，离开这里，我都安全无事，我一直把你送过烽火台。”

玄奘决然地“你不把这宝盒送还康粟特，我宁死也不离开此地！”

“你想告发？我石槃陀一不做二不休，就先结果了你！”石槃陀说着挥刀近前。

驼群圈里忽然骚动起来，康粟特不停地打着指响，睡眼惺忪的胡商纷纷来到头人跟前。

“这是谁的？谁的？”康粟特怒不可遏地指着头下的襟袋。

胡商们纷纷近前辨认，都摇起头来。

“我的！”中年胡商上前拾起。

康粟特发疯似的抓住他的胸襟：“没想到你竟干出这种事来！把宝盒还给我！”

中年胡商不解地“宝盒不是总带

在你的身边嘛！”

康粟特“别跟我装傻，我把宝盒枕在头下，你用襟袋夹走，物证尚在还装什么？”

中年胡商辩解地“头人，我跟你这些年来，就差点没把心肝掏给你看。就算我是个天大的傻瓜，也不会偷走宝盒丢下自己的襟袋留下把柄。”

康粟特醒悟地放开中年胡商，握着腰刀走到众胡商前，威慑地“谁干的？赶快交出来！倘若翻出来，我就劈了他！”

石槃陀闻声吓得面色如土，慌忙把腰刀放进刀鞘，后悔地“我真该死！恶魔迷住了我的心窍。师父，弟子一定按你的话办！可你看看那阵势，此刻我就是给他送回去，那头人非劈了我不可。等他火气下去，我定设法悄悄送回。”

“好吧，那你把宝盒先交给我看管。”玄奘说着从石槃陀手中夺过宝盒。

石槃陀“师父，你这样岂不等于要我的命呀！先藏起来。我向佛陀发誓，我若不送还，天诛地灭，暴死大漠！”

玄奘叹息地打开青布包，把宝盒裹在里面。

中年胡商与康粟特开始对众胡商搜身。

康粟特拎着腰刀来到玄奘前，正色地“法师可曾见到我的宝盒？”

“宝盒……”玄奘劝解地，“莫急，有菩萨保佑，不会失去。”

康粟特走近石槃陀，威逼地“你给我交出来！”

石槃陀“我……我确实实没有见到。”

康粟特一把抓起石槃陀的胸襟：“别人都已搜查过，就在你这里，快交出来！”

石槃陀浑身发抖地“你就是劈了我，我也真真的没拿！”

“那我就豁出不要那颗龙珠，看我先把你的头砍下来！”康粟特说着扬起腰刀，照石槃陀脖子砍下。

石槃陀顿时脸无血色，扑通跪倒在地，求饶地“我说！我说！”

康粟特“快说！藏在何处？”

石槃陀吞吞吐吐地“藏……藏，法师藏的……”

康粟特又将刀扬起“你再胡说，我劈了你！说！藏在哪儿？”

石槃陀“真是法师藏的，就在他的僧包里！”

玄奘有口难言，周身的血顿时都涌到脸上，他俯身急忙打开青布包。

康粟特上前一把将宝盒拎出，胡商们一片惊讶，怒目而视着玄奘。

玄奘解释“康粟特，这都怪贫僧管教不严……本想等……”

“别以为我康粟特是个瞎子，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康粟特向石槃陀发泄地，“一路上，我待你们如何？为何非要挖我心头肉？”

石槃陀双手抱头蹲在沙地上，缄口

不语。

玄奘走到石槃陀跟前,规劝说“事到如今,你要从实道出,菩萨会宽容你的!”

康粟特又上前抓起石槃陀“从实招来!不讲我就一刀一刀地割死你。”说着把刀架到石槃陀的耳朵上。

“我说!我说!全都说。”石槃陀指着玄奘,“这龙珠是……是他让我半夜去偷的。”

玄奘怒气冲天“你……你怎敢血口喷人!”

中年胡商阴阳怪气地“胡说!法师是出家之人,要这身外之物何用?”

石槃陀把假话说得像真话一般:“他……他说要把这龙珠送给官兵,烽火台就能放行。他还说官兵不收,就带到西天去。”

玄奘气得发抖“你真是无耻之徒……”

石槃陀讨好胡商“还有上次那水袋,也……也是他让我偷的!”

中年胡商怒不可遏双手抓着玄奘胸襟“你这个披着袈裟的恶魔,今天让你先进地狱!”说着左右开弓打起玄奘。

众胡商呐喊着围上前“打死他!打死他!”

“住手!住手!”康粟特推开众人,走到玄奘面前,“念你前日救命之恩,今日饶你一命。滚……滚吧!”

玄奘捂着嘴角的血污,望着康粟特欲言又止,鄙视地看了眼石槃陀,忍辱负重般地牵起马头也不回地向沙海里走去。

广袤无垠的沙海。风卷沙移露出堆堆白骨,玄奘形单影只地循着骨骸在沙海里奔走。

狂风怒号,飞沙走石。玄奘被狂风卷下马背,从地上爬起追逐着惊跑的青马。

马嘶驼鸣,风啸刺耳。

康粟特吆喝众人把骆驼圈在一起。一阵狂风把挂在驼峰上的宝盒卷走,康粟特拼命追逐。宝盒飘然落地,他奋不顾身扑上前,盒里却不见龙珠,顿时冷汗迸出。

康粟特拿着空宝盒,盛怒地“把那个石槃陀,快给我抓来!”

小胡商禀报“石槃陀已无影无踪,不知何时溜走。”

康粟特翻身跨上血红色的大宛马,“快,分头给我追!”

胡商们纷纷上马,在风沙中奔跑。狂风卷着沙石,掩住了整个画面。

风停沙住。新叠起的道道沙梁,阳光下金光闪烁。沙海深处,烽火台隐约可见。

玄奘拉着马从沙窝里爬起,抖落满身沙尘,翻身上马向烽火台走去。

沉寂的沙海里陡然间传来马叫声,

青马鸣叫着寻声跑去。翻过一道沙梁,站在沙窝里的白马旁躺着一个僵死的人。玄奘下马近前两眼惊呆了,原来是石槃陀,下半身已被流沙埋住。

玄奘把石槃陀从沙海中挖出,急忙解开他衣襟,五光十色的龙珠从石槃陀怀里滚出来。玄奘把龙珠放到一旁,俯到石槃陀的胸前侧耳倾听,忙起身取来水袋。

石槃陀干裂的嘴唇贪婪地舔吮着钵盂里的水,顷刻间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玄奘怀里,挣扎地跪在玄奘面前“师父,你杀了我吧!我对不住你,我怕他们杀我就说了假话,没想使你蒙受如此厄难……”

玄奘“先莫说这些,你怎么将人家的龙珠又拿来了?”

“我……我……”石槃陀无言相对。

玄奘“佛陀说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把宝珠送回去,勿做伤天害理之事,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石槃陀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

玄奘从地上拾起龙珠,吹落沙尘:“走吧,我与你一起把它送还康粟特……”

马嘶驼鸣,沙窝四周突然闪现出纵马飞下的胡商。

康粟特从驼背上跳下,上前夺回玄奘手里的龙珠“哈哈!好一个出家之人,你可真会施苦肉计。今天休想走脱,这里就是你的西天!”说着举刀欲砍。

“住手!放开法师。”石槃陀挣扎着扑向康粟特,“仇有源,债有主,要算账找我。上次我说了谎,使法师蒙受不白之冤。我迷路昏倒这里,法师不记前仇相救,并劝我把龙珠送还你。盗珠、偷水都是我自己干的,要杀要砍随你处置!”说着,他跪到康粟特面前。

康粟特顿时百感交集,不知所措。

玄奘“贫僧进一言,他已痛悔前非,你已物归原主。佛陀说,人以慈善为本,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回家去吧。”

康粟特沉思片刻,气呼呼地“站起来,快滚吧!我今生今世也不想再见到你这恶魔!”

石槃陀慌忙站起,爬上马背匆忙挥鞭欲逃。

“等等!”玄奘把水袋送给石槃陀,“把这个带上!”

石槃陀下马接过水袋,眼里涌出泪水,声泪俱下“师父教诲我永世不忘,请受弟子最后一拜。”拜讫,他翻身上马挥鞭远去。

康粟特羞愧地走到玄奘面前“法师,我康粟特粗心莽撞,被风沙遮住眼睛,使法师遭受天大的冤枉,我……”

“切莫再提了,那烦恼不快之事已像风暴一样过去了。诸位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玄奘转身牵马向前走去。

“等等!”康粟特牵着血红色的大宛马追上前,“法师,你换乘这匹汗血马吧,它已在这沙海里往返15次,老马识

途,会带你走出沙海。”

中年胡商把两个水袋送上前去:“法师,这些水你带着路上用吧!”

玄奘感动得热泪盈眶,合十致谢。

夕照里,唇焦口燥的玄奘拉着汗血马爬上沙丘顶眺望,脸上泛出惊喜的神色。

巍然耸峙的烽火台下,一片绿洲、一泓清水。

玄奘牵马来到水塘旁,从马背上解下空瘪的水袋,眼里突然泛出惊愕的目光。

烽火台上出现几个官兵,他们站在堞口观望,倏然飞箭如蝗。

玄奘急忙拉着汗血马卧倒在地。

夜色渐浓。沙海里闪烁着点点磷火,似天上的流星。

玄奘爬到水塘边痛饮、灌水、拔草,背起水袋与青草欲走,几支火把围拢上来。

烽火台里。官兵爬上木梯禀报:“校尉,捉拿一个偷渡的游商。”

“按老规矩处置!”楼上校尉答道。

玄奘掏出度牒,急忙申辩“我不是游商,是从京都来的和尚,我这儿有度牒。”

穿戴盔甲战袍的中年校尉王祥从楼上下来,看过度牒惊喜地“这位法师,莫非就是轰动两京沙门的‘佛门千里驹’?”

玄奘自谦道“贫僧法号玄奘,学识浅薄。”

王祥“卑职王祥。法师大名早有所闻,今日有幸相会,请受卑职一拜。”

玄奘合十谢礼。

王祥探询地“法师为何来到此地?”

玄奘坦率地“贫僧欲往天竺取经,望校尉相助。”

“这个——”王祥沉吟顷刻,劝说地,“卑职崇仰佛门,决不与法师为难。不过,法师已行走数日,定会领略到路途的艰辛,似这等艰难怎能走到西天?卑职是瓜州人,我可派官兵护送法师返回瓜州,不必再西行冒险了。”

玄奘“从京都到此着实艰难,可一路上贫僧却受到凉州寺院、瓜州刺史、路遇的胡商真诚相助,使得贫僧化险为夷。校尉既然是佛门弟子,岂能不助我向前,反而劝我后退呢?”

王祥“法师意决志坚,弟子岂能阻拦。先请楼上下榻。”

天边升起一片火红的朝霞,王祥陪着玄奘走出烽火台。

“前边烽火台的那个校尉,性情粗暴,恐有意外,法师可绕道而行。”王祥指点远方,“沿这个方向往前走,可直达野马泉,从那里取水再往前走,就可到达依吾国王城。”

玄奘合十拜别,子然一身向西走去。

一片金字塔形沙丘,烈日炎炎,玄奘汗下如雨地牵着血汗马沿着沙丘斜坡向上爬行。

驮架上的绑绳磨断了,水袋和干粮袋从马背上掉下,顺着斜坡向下滚去。玄奘弃马向坡下奔跑,滑倒滚落谷底。他不顾一切地爬起扑向水袋,拎起空水袋,玄奘惊呆了。

血汗马嗷嗷叫着舔着湿沙。

玄奘追悔莫及地扔掉破水袋“莫舔了!咱们还得退回烽火台,取了水再西行吧!”拉着马刚欲东返又迟疑地停步,仰望西天。

天空回荡着玄奘铿锵誓言“不到天竺,决不东归一步!不到天竺,决不东归一步!”

玄奘掉转头,坚毅地向坡上爬去继续西行。

玄奘眼里泛出坚定的目光,拉着血汗马爬上沙丘山顶。

碧空如洗,几只秃鹫在沙谷上空盘旋。

驮架、僧包散落在谷底,玄奘与血汗马半埋在黄沙里。

空中盘旋的鹫群,怪叫着俯冲下来。秃鹫扑到玄奘身上,用嘴、爪撕扯着衣衫。

血汗马嘶鸣跃起,惊得鹫群四散纷飞。大宛马走到主人身旁用嘴拨动着玄奘的头,不停地嗷嗷叫着。玄奘蠕动了,他呻吟着抬起头支撑爬起。血汗马嗷嗷叫着前腿蜷起跪卧到玄奘身旁,玄奘顺势爬上马背。血汗马站起向西奔走。

风起沙飞。玄奘握着缰绳,沿着骨骸驼粪等“沙海路标”向西天行进。猛然间,血汗马嘶叫着偏离“沙海路标”迎风跑去。玄奘吆喝着勒紧缰绳,血汗马一反常态地桀骜不驯,四蹄生风地奔跑起来。

风停沙住。玄奘从马背上抬起头来,惊喜地“绿洲!真是绿洲!真乃天无绝人之路。”

一弯清澈的湖水,湖边水草青青。

玄奘跳下马惊飞水面上一群水鸟。他跳进水里喝起,接着把头也浸在水里,洗完头又把马拉进深水中冲洗。

空中的水鸟突然惊叫飞散,一只灰鸭从半空跌落水中,玄奘上前捞起灰鸭,发现是一只红翎箭射穿了它的双腿。猛然间背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与怪叫声,玄奘抬头观望,一个粗犷彪悍的年轻骑士勒马停在湖畔沙丘上。

“啊!”彪悍的骑士发现湖水里的人马,回首吼道,“有人偷浴!来人哪!”

一群卫士纵马跑下湖边,把慌忙上岸的玄奘击倒捆绑,夺下他手里的灰鸭。

玄奘挣扎着“放开我!放开我!”

贫僧初到此地,犯何王法?为何捆绑?”

彪悍的骑士“这乃是我依吾国公主狩猎野浴的天女湖,你竟敢亵渎?”

玄奘辩解道“贫僧是从千里迢迢的东土大唐而来,不知者不应降罪!”

彪悍的骑士“管你哪来的刁民,践踏圣洁的湖水就是死罪!”

一个卫士挥着长剑喊道“干脆把他就地砍了!”

彪悍骑士挥手道“且慢!他既然已进水里,就把他沉下湖底去喂养水族!”

卫士们抬起玄奘走向湖边,玄奘突然仰天哈哈大笑。

彪悍骑士疑惑不解地“你已死到临头,还笑什么?”

玄奘“贫僧死不足惜,只笑你们太无知!要把我扔到湖里岂不永世污染这圣水!”

彪悍骑士目瞪口呆,众卫士抬着五花大绑的玄奘像一组雕像似的僵立在湖畔。突然,沉寂中响起两下清亮的掌声,卫士们把玄奘放到地上。

玄奘挣扎着站起,发现面前站着一位英俊年少的王子,镶金嵌银的腰上箭囊里插着一束红翎箭,盔甲下一双略带几分野性的细眉大眼正上下不停地打量着玄奘。

王子拔出佩剑走向玄奘。玄奘怒目而视,王子却挥剑挑断绳索,喝道,“带回宫去!”

卫士们把玄奘押上马,离开湖畔。

依吾国王城。集市上卖瓜果的、烤羊肉串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彪悍骑士押着玄奘走进集市,小贩商旅纷纷躲闪、观望。

殿宇巍峨的依吾国王宫。

马队来到王宫前,王子下马,宫娥迎上前来簇拥着王子走上石阶。

彪悍骑士“把这和尚先押进地牢吗?”

王子“不,带到殿后使臣宫,我要亲自盘问!”说完疾步走进宫殿。

华丽的使臣宫里,玄奘忐忑不安地踱来踱去。

紧闭的两扇宫门突然洞开,王子只身一人走进来,环视片刻向门外击掌,门又开启,走进两个侍女,她们把端着烤羊肉串和抓饭送到玄奘面前。

王子友善地“你该用餐了。”

玄奘愣愣地望着不动。

王子“还要让侍女喂你不成?快吃呀!”

玄奘“贫僧只用素食。”

王子又向门外击掌,侍卫端着瓜果走进。

“撤掉!换素面。”王子接过瓜果摆到玄奘面前,“吃吧!”

玄奘不解其意,怔怔地站着不敢妄动。

“吃呀!吃呀!”王子拿起一块甜瓜塞到玄奘手里,玄奘提心吊胆地窥视着王子。

侍女端着一大盘素面走进来,饥肠辘辘的玄奘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王子兴致勃勃地坐到玄奘对面凝视。

“嘻嘻……”王子忍不住笑出声,转身向门外三击掌。

侍女捧着轻裘玉带放到玄奘面前。

玄奘慌忙站起“贫僧带有袈裟……”

“换上!我喜欢看你穿这样的衣衫。”王子站起威逼喝道,“换!”

“贫僧遵命。”玄奘试探地,“请问仁慈的王子……”

“哈哈……我是王子?真是个傻和尚!”王子摘下盔甲露出一头长发,嬉笑着离去。

玄奘惊呆的目光。

豪华的皇宫。鹤发童颜的国王端坐在王位上,两侧坐着王妃和满身珠光宝气的公主。

彪悍的骑士带领一身王子装束的玄奘走进宫殿。

国王赐座“小女粗莽,让法师受惊了。”

玄奘双手合十“尊贵的陛下,万福长寿!”

公主起身击掌,命宫娥陈酒设乐。

“本王特设素宴,为法师压惊洗尘。请!”国王说着端起玉碗。

玄奘望着玉碗里红色酒浆,为难地“陛下,贫僧不能从命,戒律不准饮酒。”

“这不是酒,乃是酿制的葡萄浆。”公主端起玉碗放到玄奘手里,“喝吧!喝吧!”

玄奘看着玉碗,抬头碰到公主那火辣辣的目光,慌忙低头捧起玉碗一饮而尽。

王妃“敝国连年战事,皇儿都已战死疆场,只剩下小女,宠得太任性了,请法师见谅。”

“无妨!无妨!”玄奘恳求地,“陛下,贫僧路过贵国去西天取经,请大王尽早放行。”

国王“西行路险,前面有座灼人的火焰山,还有能冻僵人马的大雪山。先前贵国也曾有成群结队的僧侣路过本国去西天,不是半路知难而返,就是葬身途中。法师切不要再往西行,别轻掷了性命。”

玄奘“到天竺巡礼圣迹,这是贫僧的平生夙愿。”

公主“法师没听说嘛,天竺暑日甚多炎热难熬,那里的人都被晒得黑黝黝的。像法师这样的体貌,到了天竺恐怕真要晒得融化了。”

国王“法师有如此才学,何不还俗为官?本王愿法师长留敝国共谋朝政。”

彪悍骑士近前禀奏“高昌国使臣求见。”

国王“又是何事?”

彪悍骑士“鞠文泰派来特使,让我们把大唐法师速送高昌国。”

公主霍地站起“大唐法师是我请进宫的,谁也别想抢走!”

国王脸色一沉“高昌国王也欺人太甚!我依吾虽是他的属国,可我也是一国之王!给使臣回话。要送我的头可以,速送法师办不到!”

“遵旨!”彪悍骑士转身走出宫殿。

公主得意地连连击掌,大殿里顿时鼓乐齐鸣,乐伎翩翩起舞。

王妃“这是小女学练的龟兹舞,请法师赏光。”

公主走下大殿领舞。她那柔软的腰肢,变幻无穷的手臂和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频频近前向玄奘传递出火辣辣的爱恋。

王妃微笑窥视着玄奘的神态。

玄奘慌忙垂头合十。

寝宫,灯火辉煌。大腹便便的高昌使臣傲慢无礼地闯进寝宫,将一把宝剑送到依吾国王面前“国王陛下,让我把这柄宝剑送给大王!”

国王顿时面灰如土,不知所措“这该如何是好?”

王妃进退维谷地“倘若送走,就怕公主她……”

使臣宫内,灯火通明。

公主手按刀柄威逼道“难道你是块顽石,什么也不懂?”

玄奘“贫僧是出家之人,违背戒律,佛法难容。”

“我不信佛,我不管什么戒律佛法!和尚也是男人!你留在本国,等父王百年之后,你与我共掌朝政,这岂不是天大美事!”公主走近玄奘,恳求地,“你就答应我,留下吧!”

玄奘低首垂眉默默不语。

“你说话呀!……今天你要应下,还都罢了。要是再说西行二字,我这腰刀可是无情的!”公主抽出腰刀,催促地,“你快回答我!”

玄奘沉默片刻,道“壮志未酬,岂能半途而废?请公主体察贫僧的苦衷。”

公主火了“看来非得逼我把你这块顽石劈碎不可!”

玄奘望着扬起的腰刀,激动地“公主且慢!容贫僧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你再杀再砍也不迟。贫僧心非顽石,也是血肉之躯,可人各有志,不可强勉。贫僧自幼投身佛门,现又立志西游,要想完成宏图大愿,必得忍痛割爱。自从与公主邂逅相遇,公主的深情厚谊,贫僧已深深埋进心底。可贫僧志在西游,故不能从命。我的话完了,请公主处置。”

“啾”一声,公主手中的腰刀落地,珠泪奔涌。

伊吾王陪同高昌使臣走进来,公主捂着脸跑出使臣宫。

大腹便便的高昌使臣谦卑地向玄奘深施大礼“高昌国王派我前来迎请法师。”

王宫门前停着高昌马队。依吾国王、王妃率领朝臣陪着玄奘走出宫门。

玄奘合十拜别,跟随高昌使臣离开王宫。

黄沙古道,奔走的马蹄。

高昌使臣率领马队上路了,玄奘在马背上频频回首。

猛然间,沙丘后斜刺跑出两匹马来,彪悍骑士陪着公主迎头拦住去路。

高昌使臣惊恐地“公主,你们想干什么?莫要胡来!”

公主不屑地白了眼高昌使臣,直奔玄奘。

玄奘“贫僧匆忙上路,未能告别,请公主见谅!”

公主热泪盈眶,凝视着玄奘默默无言。

玄奘不知所措地“待贫僧西天取经归来,再拜谒公主。”

“法师,快赶路吧!”高昌使臣催促地说。

玄奘合十拜别,又跟随高昌国使臣启程了。

公主“等等!西行路险,让他做你的侍卫长吧。”

玄奘感激地“心到佛知,公主的厚意贫僧领了。侍卫长应该留在你和国王的身边。”

“不必推辞!”公主对彪悍骑士叮嘱道,“你一定要护送法师到西天。”

侍卫长“我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法师,一路珍重!”公主向玄奘合十拜别。

马队缓缓行进,玄奘频频回头观望。

公主勒马站在黄尘里目送。

马队又走了一程,玄奘回首眺望。

公主像一尊雕像,站在马背上凝望。

玄奘顿时潸然泪下。

火焰山。烈焰升腾,一片火红。

“前方就是火焰山。山上热风似火,地面烫人难行。”高昌使臣跳下马,发号施令,“给马缠足,准备过火焰山!”

护行官兵纷纷下马,用布缠裹着马蹄。

火焰山上,马队衬着蓝天的剪影。玄奘一行人,仿佛在熊熊烈焰中穿行。

高昌王宫前,鞠文泰国王率领文武百官,擎着灯笼火把在翘首恭候。

高昌使臣带领马队来到王宫前,鞠文泰步下层层石阶迎接玄奘。

王宫。玄奘与鞠文泰并排而坐。雍容华贵的王妃搀扶着皇太后走来。

鞠文泰“太后和王妃,特来拜见法师。”

玄奘连忙起身,合十相迎。

皇太后“从长安到此,沙路险恶,法师能到高昌,真乃奇迹!”

新搭建的讲经宝帐,鞠文泰亲自捧着香炉引路,玄奘步步相随上了坛坛。

鞠文泰对宝帐下的僧侣朝臣道:“大唐高僧玄奘法师,为我高昌国僧侣王臣开讲《仁王般若经》指点迷津。”

宝帐下一片祈祷祝福声。

重阁宝帐。玄奘伏在案头挥笔疾书。

侍卫长走到案边“法师,到高昌国已一月有余,高昌王还不放行?可否也有公主……”

玄奘诙谐地“高昌国只有王子没有公主!静心等待吧,近日就会送行。”

窗外传来一片喧闹声,侍卫长上前推开窗子,窗外广场上集结着数不清的人马。

侍卫长疑惑地“法师,你看!外面来了那么多人马,他们要做什么?”

内侍端瓜果进来,侍卫长问道“请问,外面是……”

内侍“你们还不晓得?那是从全国征来的能工巧匠,为法师建造皇家寺院。”

玄奘惊讶站起“为谁?”

内侍“为法师呀!国王陛下说,要拜法师为国师。”

玄奘沮丧地落座。

金碧辉煌的王宫。

鞠文泰“法师既然已知晓弟子意愿,就请留居高昌吧!”

玄奘“陛下盛情贫僧领了,但我立志西游。”

鞠文泰恳求地“父王在世时,曾带我游历洛阳、长安两都以及燕、代、汾、晋等地,也见过许多高僧。自见到法师后,弟子就发下宏愿,留法师长住高昌,受弟子终身供养,教化开导王臣百姓,请法师应我恳求。”

玄奘“贫僧不远千里来到贵国,绝不是来寻求供养。西游宏愿未遂,我不能半途而废,请陛下体谅贫僧苦衷。”

僧文泰拍案而起“我仰慕法师,定要将你留居供养。即使高山崩裂,我鞠文泰也坚定不移!”

玄奘沉默有顷,坚决地“去天竺乃是我平生夙愿,石烂海枯也难移贫僧之志。”

“法师不肯屈就,本王自有办法。法师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留居这里,或者送法师回国。请三思!”鞠文泰说完愤然拂袖而去。

玄奘面容凄苦,木然而立。

重阁宝帐。玄奘闭目禅坐,不饮不食;侍卫长守坐在旁边,长吁短叹。

内侍送来茶点,侍卫长接过端到玄奘座前。“法师,请用些茶点。不饮不食怎行?”

玄奘闭目不语,摆手示意端下。

侍卫长为难地把茶点端给内侍,内侍把茶点放到书案上,叹息摇头地走出。

“法师!法师!”侍卫长惊呼上前将昏迷的玄奘扶起,“法师,你就吃点东西吧!”

玄奘苏醒过来,推开侍卫长,支撑着端坐。

王妃搀着皇太后走来,侍卫长忙迎上前去。

王妃关切地“法师吃点东西没有?”

“你看!”侍卫长指着书案上摆得满满的菜点瓜果说,“三天三夜了,滴水未进。怎么劝说法师也不饮不食。这样下去,法师可要……”

玄奘闻声睁开眼睛,气息微弱地向皇太后合十请安“太后安康!”

王妃规劝说“法师何必如此认真,请先用些茶点。”

玄奘坦率地“贫僧西行求法被大王所阻,请转告大王,他只能留下我的尸骨,贫僧的心愿大王是留不住的!”

皇太后被玄奘感动,用龙头拐杖不停击地“罪孽!罪孽!还不快将皇儿给我唤来!”

魏文泰随着内侍来到皇太后面前,垂手鹤立。

皇太后“看看你干的好事!”

魏文泰辩解地“文泰决无加害法师之意。”

皇太后训斥地“还不上前赔罪!”

魏文泰跪拜在玄奘前“请法师赶快进食吧,弟子不再阻拦。”

王妃捧着茶点跪到玄奘前“法师,文泰已收回成命,请进食吧!”

皇太后拄着拐杖近前道“法师再不进食,老妇我也要跪倒了。”

“太后,贫僧进食。”玄奘慌忙走下禅座,扶起国王、王妃。

魏文泰“法师行前可否应下弟子请求?”

玄奘不解地放下水碗。

魏文泰“请法师与弟子结为异姓兄弟,望法师应允。”

玄奘高兴地连连颌首。

王宫石阶前,停着整装待发的夫役和马匹。

魏文泰率领朝臣陪同玄奘走出宫门,高昌王向阶下挥手,四个小和尚跑上层层石阶。

魏文泰“这四个新剃度的小沙弥,请僧弟收为弟子,以便途中差遣。”

四个沙弥跪拜在玄奘脚下,玄奘逐个摸顶。

“25名夫役、30匹马、绉绢千尺、黄金百两,足够僧弟游方20年之需。”魏

文泰从内侍手中接过信礼,“这24封信,呈沿途24个国王。绉绢分送各国,请他们放行。”

王妃搀扶着皇太后赶来送行,玄奘上前拜别。

“玄奘,近前来,披上这顶锦缎袈裟以壮行色!”皇太后把红袈裟给玄奘披上。

“母后、兄嫂情深义重,贫僧感激不尽,撰写《答高昌王启》略表情怀,请皇兄笑纳。”玄奘从侍卫长手中接过表启,双手捧献魏文泰。

魏文泰展阅表启,热泪盈眶。

侍卫长扶着玄奘上马,玄奘在血汗马背上双手合十。

玄奘合十的双手举过头顶拜别:“皇兄,我返回东土定来高昌居住三年,僧弟决不食言。”

玄奘率领马队离开王宫,国王、太后、王妃挥泪相送……

玄奘率领马队在崎岖山路上行进。

华丽的大帐行宫。

突厥王叶护可汗身着锦袍,以帛练裹额出帐迎拜,玄奘递交高昌王表文与几匹绉绢。

玄奘率领马队走进雪山下的康国王城。

玄奘率领马队行走在十字街头,四下观望。

侍卫长担心地“法师,何处投宿?”

玄奘“找个寺院下榻。”

侍卫长“这里尽是些红色的教堂,看来此国不信佛教,恐怕没有……”

一个小沙弥喊道“师父,你看!那里有座寺院。”

玄奘惊喜地“侍卫长,你带领他们前去进香礼拜,与寺院住持讨借下榻处。”

侍卫长带着手持木鱼、贡品的四个小沙弥,向寺院走去。

佛教寺院。山门虚掩,寂静无人。

侍卫长带领小沙弥走进寺院。寺院里荒草丛生,殿角挂满蜘蛛网。

侍卫走上大殿石阶,喊道“有人吗?”

四个小沙弥见无回音,一齐敲起木鱼。

“哈哈!哪儿来的异教徒?”大殿门前站着个满脸胡须、戴顶红帽、膀阔腰圆的大汉。

小沙弥惊恐地退到侍卫长跟前。红帽大汉亚斯德把手指又进嘴里吹起口哨,应声跑来一群戴红帽子的男女,拥进寺院里围住侍卫长与小沙弥。红帽子大汉不由分说地夺下木鱼点火焚烧。小沙弥上前抢救,被红帽大汉推倒在地。

十字街头。玄奘焦急地张望,见侍卫长只身逃回便急忙迎上前去。

侍卫长“大事不好!寺院里一群红帽子要把小沙弥烧死,我好不容易逃跑出来。快!役夫都跟我去,跟他们拼了!”

役夫们愤然地抽出腰刀,跟随侍卫长跑去。

玄奘大声疾呼“都给我回来!佛门弟子不开杀戒,我去把四个沙弥领回来就是。”

侍卫长劝阻地“法师,不能去!他们也会把你烧死的。”

“不必多言,救小沙弥要紧。快,前边带路。”玄奘跟随侍卫长跑去。

寺院里,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声。红帽子们举着火把、木棒将四个小沙弥团团围在中央。

侍卫长握剑开路,带领玄奘挤到四个小沙弥跟前。

玄奘双手合十“诸位施主,贫僧去西天取经,路过此地进香别无他意。佛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众生平等,请勿动干戈。”

红帽子人群中顿时沉静下来,面面相觑。

亚斯德“去你的佛吧!世上只有善神马兹达和恶神阿哈尼曼,哪有什么佛?”

玄奘“佛祖就在西天,心诚则佛在!”

亚斯德“你们这些异教徒都是善神玛兹达的叛逆,进阿哈尼曼的地狱吧!”

“烧死他!烧死他!”红帽子们哄叫着把火把扔向玄奘。

侍卫长挥剑护卫着玄奘,左击右砍,打掉飞来的火把。

十字街头。役夫紧紧地拽着缰绳,血汗马前蹄刨地不停地嘶叫。胡人商队走来,康粟特见状从驼背跳下跑到血汗马前,爱抚地抚摸着马背,血汗马顿时驯服地咳嗽地叫起。

康粟特“莫非是玄奘法师到此?法师现在何处?”

役夫“他到那边寺院解救四个小沙弥去了……”

康粟特未等役夫语毕,转身跑去。

寺院里。红帽子们将玄奘众人驱赶进大殿。

玄奘被绑在一个铁的刑架上,侍卫长和四个小沙弥被捆坐在玄奘脚下,四周堆满了干柴。亚斯德把火把扔进干柴里,刹那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喧嚷的寺院,突然沉静下来,康粟特陪同昭武王赶到火场前。

康粟特冲进烈火浓烟里,挥舞腰刀挑断绳索救出众人。

昭武王匆匆走到玄奘前“法师受惊了,恕本王迟来一步。”

朝霞染红王城城门,昭武国王率领朝臣为玄奘送行。

玄奘勒住缰绳,合十拜别。
康粟特歉意地“弟子王命在身,不能送过雪山,望法师见谅。”

玄奘“相救之恩,贫僧已感激不尽。”

玄奘率领马队西行片刻,亚斯德手持冰铲站在路中,挡住马队去路。

亚斯德单腿跪地“仁慈的大唐法师,请恕我莽撞之罪,愿为法师带路,送过大雪山。”

玄奘下马搀起亚斯德“多谢厚意!施主年纪大了,贫僧实不敢相扰。”

亚斯德“不熟道路,难以走出雪山。我曾多次往返天竺,请相信我的一片诚心。”

“那就多谢了!”玄奘吩咐侍卫长牵过一匹马,亚斯德敏捷地翻上马背,随队西行。

雪山茫茫,层峦叠嶂。

亚斯德带领马队走进雪山峡谷。

雪山冰峰,风雪弥漫。亚斯德挥舞冰铲开挖雪路,“之”字行的大队人马相互牵携向上攀登。

狭窄如刃的冰崖险路上,人拽马、马拉人,艰难向上。

走在后边的青马滑倒跌进万丈深渊。

“啊!”一声惊叫,一个小沙弥差点掉进宽大的冰裂里,被玄奘一把拽住。

亚斯德爬到山顶,指着远方“前方那一片绿色,就是北天竺。”

玄奘兴奋地远眺,雪山下一片绿野。

小沙弥低头发现石缝间长着一簇白绒绒的花朵,惊喜地“师父,快来看!”

“这是雪莲花!”玄奘俯身采摘。

亚斯德“法师,你很幸运!这是善神玛兹达偷种在人间的仙花,乃人间珍宝。”

两个小沙弥搀扶着侍卫长爬上山顶。

玄奘吃惊地“啊!侍卫长……”

小沙弥“侍卫长刚才突然昏倒在雪地上。”

玄奘“亚斯德老丈,他这是怎么了!”

亚斯德“不碍事,这是初登雪山之症,下山就会一切如常。”

玄奘焦虑不安地“那就马上把侍卫长送回山下。”

侍卫长有气无力地“不,我不回去,我要护送你到西天……”

玄奘恳求地“亚斯德老丈,北天竺举目可望了,拜托你护送侍卫长下山回国。”

“老汉万死不辞!可下山的路依旧艰难险阻,望法师多多保重!”亚斯德便与一个役夫上前去搀扶起侍卫长。

玄奘与众人拜别,目送远去。

冰蚀林里,闪现出玄奘一行的身影。

玄奘一行人马渐渐地幻化成一串

黑点,消失在茫茫的风雪里……

雪山下,亚热带丛林郁郁葱葱,林中飘逸出具有浓厚南亚情调的歌声。

林中小溪边,身穿各色纱丽汲水的妇女,哼着歌撩水嬉戏。随着一声惊叫,歌声戛然而止,众人不约而同地抬头张望。

林间小路上,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玄奘率领马队像一群野人从林中闪出。

汲水的妇女们眼里泛出惊恐的目光,慌忙地顶起水罐逃走。

玄奘打着手势并操着不熟练的天竺语向奔跑的妇女们乞水喝。

妇女们闻声犹豫片刻便停下脚步,从头上取下水罐怯生生地递上前。

众人接过水罐,贪婪地捧罐畅饮。

水顺着玄奘的胡须流淌下来。

妇女们窃窃私语,忍不住嘻嘻笑起来。

巍峨峙立的健陀罗佛塔,一派异国风光。

遍布佛像的北天竺集市,有卖玉石珠宝的、卖芒果的、钻火圈的、耍蛇卖药的,殊方异俗,热闹非凡。

玄奘带领驮队在集市上穿行,目不暇接。

一群旃陀罗流浪艺人击着手鼓从驮队旁走过,路旁服饰华贵的婆罗门男女鄙视地像见到瘟神似地纷纷躲闪。

微风中传来鼓乐之声,婆罗门男女纷纷寻声而去。玄奘好奇地率众尾随前往。

婆罗门教祭坛上,祭司身涂香酥油,披着鹿皮衣,在撒满牛粪的祭毯上布教。

祭司“‘梵’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梵从口里生出婆罗门,从肩上生出刹帝利,从脐处生出吠舍,从足下生出首陀罗,因而产生了种姓的贵贱,人人应当服从梵的意志,凡是按着婆罗门教规行事的,死后能投身于天界……”

祭坛上突然一阵骚乱,几个婆罗门揪出混杂在教徒中偷听教义的旃陀罗少年亚玛尔。

亚玛尔挣扎地“放开我!放开我!我要皈依婆罗门教,死后也使灵魂归于天界。”

祭司走下祭坛,冷笑地“空中的月亮和萤火虫,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两种差别。婆罗门种和旃陀罗相比,就像月亮与萤火虫一样。你这下贱种性,竟敢玷辱我婆罗门教圣洁地!来人哪,把这旃陀罗种践踏过的祭毯割掉!”

几个婆罗门教徒把亚玛尔踩过的祭毯割掉卷起。

亚玛尔难以忍受屈辱,辩驳地“尊贵的祭司,金子和石头的差别我是清楚的,但我看不出婆罗门和旃陀罗有什么不同?婆罗门和旃陀罗都由母胎所生,生老病死,并无差别,为何我旃陀罗种就不准听取教义?”

祭司“这是梵天的意志。婆罗门教的经典说,旃陀罗如果听诵吠陀经,耳朵会聋,如果自己念诵,舌头会烂掉。你这卑贱的旃陀罗种,连四姓的资格都不够,竟想白日做梦!”

亚玛尔“可我方才听你讲的教义,耳朵、舌头却一切依旧如常。”

“你……你这个该下地狱的贱种,竟敢亵渎婆罗门神圣的教义。”祭司恼羞成怒,“快给我挖出他的心,祭祀梵天!”

“圣明的祭司,亚玛尔年幼无知,误入婆罗门教圣地,请宽恕他吧!”拿着手鼓的老头人带领旃陀罗流浪艺人赶来,率众拜倒在祭司前求告。

祭司指着被割掉的祭毯“他亵渎教义,践踏祭毯,岂能白白宽容?”

“我们愿出罚金,替他赎回罪过。”老头人托着手鼓收到的钱,举到祭司面前。

祭司瞥了一眼“哼!这尚不够买到半块祭毯……”

老头人“我们今天只挣来这些……”

祭司“看来梵天的意志,只有杀他祭祀了!”说着举刀砍向亚玛尔。

“刀下留人!剩余的罚金贫僧代付。”玄奘说着让役夫把两匹绫绢搬到祭司面前。

祭司俯身贪婪地抚摸着滑软的绫绢,向亚玛尔打了个“滚开”的手势。

老头人拽过亚玛尔向玄奘施大礼后便带领流浪艺人急忙离开祭坛。

祭司打量着玄奘“世上人都尊敬婆罗门,你这沙门为何却袒护卑贱的旃陀罗?”

“佛陀说,众生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应受到尊敬。贫僧还要赶路,拜辞了。”玄奘双手合十,带领马队离开祭坛前。

深街巷道。玄奘勒住缰绳,前边闪出一群人拦住去路。

走在人群前边的亚玛尔,向玄奘施触脚礼“亚玛尔愿皈依佛门,不知法师可愿收认旃陀罗弟子?”

玄奘下马扶起亚玛尔“佛门不分种性,一律平等。只是贫僧从东土而来,到贵国巡礼圣迹,周游四方,你难相随。”

老头人“我们旃陀罗流浪艺人也是浪迹天涯,亚玛尔学法心切,法师就收留他吧!”

众流浪艺人恳求地“法师,收下亚玛尔吧!”

尼连河畔。玄奘带领马队跟随亚玛尔向东行进。

亚玛尔“前面就是佛祖正觉的菩提伽耶。”

玄奘来到菩提树下,虔诚地凝视着树下的金刚座,眼前浮现出佛祖无上正觉的情景:

释迦牟尼脱掉太子珍衣宝冠交于

仆人披上鹿皮法衣,走进荒谷苦行。

尼连禅河畔,面容憔悴的太子,接过村姑送来的牛奶一饮而尽。

太子来到菩提树下,发誓后闭目禅坐。过路的美女挑逗,太子不动声色;电闪雷鸣,太子冒雨端坐;虎啸狼嚎毒蛇围行,太子毫无惧色。一连打坐七昼夜,终成无上正觉。

玄奘被佛祖精神感动,俯身向菩提树施礼膜拜,从金刚座上抓起一把泥土包起来珍藏。

双鹿头拱的法轮,鹿野伽蓝层轩重阁。

玄奘瞻礼佛祖初转法轮圣地,把部分金银财物捐送给寺院僧众。

灵鹫山。崖下精舍里的莲花宝座上安置着释迦牟尼等身坐像;殿堂两侧排列着佛陀亲授弟子五百罗汉。

玄奘双手合十地站在释迦牟尼像前,蓦地发现佛陀卷曲的食指弹开,打着手势向面前五百弟子讲经说法。

玄奘眼前幻觉消逝,恭敬地向佛祖进香。

跋提河,水尤清冽。岸边娑罗树绿荫中,隐掩着金碧辉煌的寺院、宝塔、碑石。寺院大殿里,安放释迦牟尼涅槃时的卧像,像后排列着十二尊园觉菩萨,呈现出一片安详的气氛。

玄奘走近卧佛像前,眼前涌现出佛祖圆寂时的情景:

跋提河畔娑罗树林里,阿难在四棵娑罗树中间安置好绳床。释迦牟尼用河水洗浴后,就枕着右手面向西方,面朝北侧卧绳床上安详地圆寂。

玄奘仰首环视殿顶,空中回响起释迦牟尼的遗囑“你们要努力精进,自修身心,凡事要谨慎,千万不可放纵!”

玄奘抓起亚玛尔捧着的花瓣,崇敬地向卧佛洒着吉祥花雨。

扇形石山上,洞窟毗连。

玄奘跟随亚玛尔踏着曲折石径爬上阿旃陀石窟,惊起的成群孔雀开屏飞舞。

窟内壁画、石像,奇异精美,玄奘倾慕地掏出笔来临摹。

大森林里。古树参天,不见天日。

玄奘带领马队在林中穿行,突然一声吆喝,一伙强盗们手执钢刀蜂拥而出,将马队的财物洗劫一空。

远处传来阵阵鼓声,强盗们慌忙把玄奘众人赶到林中枯水池里。亚玛尔趁强盗分赃不备,溜进池边水渠逃走。

强盗们贪婪地对役夫们进行搜身。

池畔马背上的强盗头子拉曼吼道:“别贪了!挑个标致的汉子带走,其余通通杀掉!”

强盗们挥刀欲砍,池畔树丛中鼓乐呐喊声四起,亚玛尔带领流浪艺人将强盗团团围住。

强盗们见势不妙,扔掉浮财跟随拉曼夺路奔逃。

老头人跑进池中给玄奘松绑“法师受惊了!你们此行欲往何方?”

玄奘“穿过这片林海,抄近路去那烂陀寺学经。”

老头人“这带林中时有强盗出没,莫如改走水路,我们可护送一程。”

玄奘高兴地合十:“那就拜谢了!”

疏伽河宽阔的河面上,一艘大船扬帆远航。

玄奘立于船头惬意地欣赏着两岸郁郁葱葱的阿瑜陀森林壮丽景色。大帆船驶进密林深处河道,忽然从小河汉里荡出20余只小船,船上人挥刀呐喊,箭似的包围了大帆船。

“哈哈!这回休想逃出我的手心!”拉曼跳上大帆船,一把抓住欲跳船逃走的亚玛尔。

强盗们跳上大船抢过篷索一拉,将大帆船驶到岸边,挥刀逼玄奘众人下船上岸。

强盗们把众人驱赶到林中,剥掉衣服搜尽身上钱财,用绳索将流浪艺人捆连一串,把玄奘单独绑在一边。

玄奘哀求道“你们需用钱财衣物尽管拿去。我是来贵国取经的僧人,这些人是我的随行者。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什么僧面佛面,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拉曼用刀尖点着玄奘,“我们信奉突伽女神。每年秋天我们祭神都要杀掉一个容貌端庄的人做贡品,这回就选中你了!”

玄奘泰然地“以贫僧秽陋之身作祭祀品,实不足为惜。但此次远道而来欲求法取经,此心未遂你就杀了我,恐非吉祥之事。”

“少啰唆!”拉曼喝令道,“把这个和尚押上祭坛!”

老头人挣扎着扑到拉曼跟前“好汉,放开他吧!老汉愿替法师一死。”

流浪艺人围上前一齐跪地求饶:“放开法师吧!要杀就杀我们。”

强盗们推开众人,把玄奘押上用树木泥土搭成的祭坛。

玄奘面无惧色对挥刀威逼的拉曼,厉声地“请稍赐片刻,不要相逼甚急,让我静心诵卷佛经欢喜地取灭,这对你们女神也是几分敬意。”

“那就快念,别耽误祭神!”拉曼说完走下祭坛与强盗们分赃。

玄奘盘膝端坐祭坛上,拖延地反复叨念佛号,不时观望河面,河面上竟无一叶扁舟。

老头人乘强盗分赃不备凑近祭坛:“法师,你看龙卷云!这里很快要来大雷雨,你要多念一会儿,等到打雷下雨之时,咱们乘混乱之际逃走。”

玄奘颌首,眸子突然一亮,发现河面上有一艘大船驶来,急忙向老头人打着手势“快!向来船击鼓呼救。”

老头人心领神会,带领流浪艺人击奏起急促的鼓点。

拉曼惊慌地跑到流浪艺人前,抽出腰刀威吓“不许敲!谁再击鼓我就砍下他的双手!”说着,上前抓起老头人的

胸襟。

老头人随机应变“好汉,此时此地我们哪有心思击鼓奏乐,都是那位高僧在坛上念经施法,使我们身着法术,不得不手舞足蹈。”

拉曼“胡说!我现在就去砍下他的头。”说着挥刀走向玄奘。

老头人焦急地“老汉绝不敢胡言,你知道他是何人?是东土来的高僧,不是凡人!”

天空风起云涌。河面狂风掠过,几只小船在风浪里飘摇。

拉曼将刀高高扬起朝玄奘的头砍下。

河边跑来个小强盗,气喘吁吁地:“不好了!船…船被浪头打翻了!”

拉曼的刀停在半空中。

老头人趁机蛊惑地“这可不是好兆头!定是法师施法招来风神,给好汉们一个警告。”

拉曼疑惑地“他当真会做法?”

老头人“不知好汉听说过没有,东土人都会呼风唤雨、飞檐走壁、撒豆成兵、奇门遁甲,何况他又是位高僧……”

天空浓云滚滚,阴风怒号,祭坛在风中摇晃。玄奘审视着坛下的情势,镇静地打起手势,闭目朗声诵经。

老头人凑近拉曼,佯装诡秘地“你看,他又施法了!他从东土来到这里,行程十万八千里,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连妖魔鬼怪都未能伤害他,好汉要是把他杀掉,别说佛法难容,恐怕连天神也会发怒的!”

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拉曼手中的腰刀被突如其来的炸雷声惊落,他慌忙跪到坛下央求“法力无边的法师,请手下留情,快莫施法了!”

祭坛上的玄奘,没有听懂拉曼在说什么,依然闭目用汉语诵经。

老头人“好汉,快解开绳索,让我上坛替你们求告。”

拉曼急忙用刀挑开老头人身上的绳索,转身挥手吆喝强盗们集结祭坛下。

老头人走上祭坛,悄声说“法师,强盗们害怕了,你下去和他们就说会施展法术,会呼风唤雨,会撒豆成兵……”

玄奘认真地“可我只会念经,不会施法呀!再说戒条上不许僧人妄语,贫僧怎敢……”

老头人“先莫顾这些了。你下祭坛时要摇头顿足,就像婆罗门作法时那样,好趁机收服他们,为当地除此大害!”

玄奘按着老头人指点,摇头顿足佯装做法,老头人猛击手鼓相伴着走下祭坛。

拉曼带领众强盗一齐跪到玄奘面前“我们只是想祭祀女神,没想到冒犯东土圣人。请法师恕罪,万万莫要给我们弟兄降下灾难!”

玄奘拨弄手中佛球“众人的祸福,皆随心意而生。心意善的,得福报;心

意恶的,得祸报。只要你们诚心忏悔过去的罪恶,发誓不再重犯,便可灭祸除灾。阿弥陀佛!”

老头人急忙给强盗们翻译、讲解。

“我们愿得福报,弃恶从善。”拉曼说着把腰刀扔进河里,强盗们也纷纷把凶器丢进水中,并将浮财送到玄奘面前。

玄奘走到拉曼身边,摸顶受戒“你等弃恶从善,皈依佛门,今后誓要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

笮伽河上鼓乐喧天,大帆船驶离岸边。

岸上的拉曼带领众弟兄双手合十地向站在船头上的玄奘法师拜别……

帆影幻化成那烂陀寺的金顶。

玄奘身披锦褙袈裟跟随亚玛尔走进那烂陀寺山门,两个手执铁棒的护寺僧人拦住去路。

铁棒僧人:“请问法师,可从东土而来?”

玄奘颌首道:“然也,前来那烂陀寺取经学法。”

“请法师稍候片刻,容回寺禀报正法藏住持。”铁棒僧人说完转身走向大殿。

顷刻间,一位峨冠博带的中年僧人在僧侣的簇拥下走下台阶。

玄奘打量来者,迎上前拜见“尊下便是四海景仰的正法藏吧,请受弟子玄奘一拜!”

铁棒僧人急忙引见道“这乃是寺里大德……”

“正法藏弟子师子光,迎请东土法师。”师子光还礼后,把五色花环戴在玄奘颈上,“已听闻法师欲来敝寺,正法藏早就派人四处迎候。法师请!”师子光陪同玄奘踏上层层石阶,路两旁已挤满手持鲜花的僧人,玄奘在一片欢迎声中走进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宝台星列,琼楼岳峙,钟声悠扬。神殿门前,排列着两行栩栩如生的石像。

殿前巨大的方柱上,四面雕刻着神、人、兀鹰、狮、象。

玄奘随同师子光拾级而上,走进大殿。

大殿经坛上端坐着面庞清癯,眉发皆白的戒贤住持,两眼炯炯有神。

玄奘跪拜坛下“四海景仰的正法藏,请受东土弟子玄奘三拜!”

戒贤走下经坛搀扶起玄奘“法师来自东土何国?”

玄奘“从大唐国来。”

戒贤“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

玄奘“当此东北数万余里,贵国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

戒贤惊赞地“从万里迢迢的支那而来,真乃令人惊异!法师远道而来,将何所欲?”

玄奘“弟子前来拜正法藏为师,学

习瑜伽宗《瑜伽师地论》,受师教诲。”

师子光“可惜法师来迟一步,正法藏年过百岁,身体虚弱,现已不再讲经说法。”

戒贤“不!我对前来求学者,一向量才而教。法师涉沙海、翻雪山,不远万里而来,如此舍身治学之心,惊天地动鬼神。老僧愿将所有经论,全部传授与你。”

玄奘感动地“玄奘当尽力听习。”

戒贤向身旁的师子光吩咐“拨给玄奘法师侍者一人,婆罗门一人,帮助料理琐事。每天按你们大德那样供给担步罗果120枚,槟榔、荳蔻各20颗,龙脑香一两,大人米一升……”

大经堂里,戒贤开讲《瑜伽师地论》,玄奘端坐首位凝神听习。

藏经院里,亚玛尔协助玄奘翻阅抄写经文。

戒贤禅房。正法藏指点玄奘,认读贝叶经文。

寺内芳草青青,玄奘依窗苦读。

窗外芒果累累,玄奘伏案著书立说。

禅房。玄奘伏案挥笔疾书,见众人簇拥正法藏走来,忙起身恭迎。

戒贤“玄奘,你入寺五年来刻苦研习,学识已超过老僧其余几名弟子,我欲请你为寺内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和《唯识决择论》,不知意下如何?”

玄奘“正法藏慧眼赏识,弟子十分庆幸。但玄奘听闻低罗择迦寺的般若跋陀罗法师,精通医方、术数;杖林山居士胜军师,研究天文、地理颇有心得,对于《唯识决择论》尤其精深。弟子欲去拜谒访学,待回寺后再听凭正法藏吩咐。”

戒贤颌首赞许“历经众师,广学经论,方能登峰造极。去吧!”

深山古刹,般若跋陀罗法师向玄奘传授术数、医方。

椰子树下,玄奘向胜军居士求教天文、地理。

万顷碧波的印度洋,风帆点点,海鸥飞翔。

玄奘坐在岸边渔船上,记录着渔民讲述的西女国传闻。

竹楼茅舍前,玄奘收下村人赠送的奇花异木之种。

那烂陀寺大经堂。玄奘峨冠博带端坐在戒贤身边。

戒贤庄严地向僧众宣布“东土大唐玄奘法师,才华横溢,聪明过人,在本国24岁时便获得“三藏法师”称号。来到我寺院后,又历经众师刻苦研习,现已精通50部经、律、论,列为全寺第十个大德。为与其他九位大德相别,玄奘法师可继续称为“唐三藏。”

坛下僧众顿时发出一片赞叹祝愿之声。

师子光身边矮胖的三藏法师妒忌地“后生的胡子比眉毛倒长得快,你师子光在正法藏心里的首席位置,看来要被这个唐三藏抢去喽!”

师子光沉思的脸上顿时升起阴云。

戒贤“从明日起,由唐三藏开讲《摄大乘论》,全寺僧众均可自愿听习。”暮鼓声中,僧众纷纷走出大经堂。师子光宛如一尊坐佛,孑然一身坐在原位不动。

戒贤走到师子光身边“已人去楼空,为何还端坐于此?”

师子光激动地“我跟随正法藏学经时,他唐三藏也许尚不知晓正法藏的尊名。弟子不明白,为何他却先于我开讲说法?”

戒贤“切莫以从学长短相论,你对‘中观论’虽已熟知,但只恐你尚不能融会贯通……”

师子光骄矜地“对‘中观论’弟子已了如指掌。”

戒贤“那好,明日你与唐三藏同时开讲,让僧众自去评说。”

那烂陀寺钟楼,晨钟悠扬。

僧众踏着钟声,分别走进两座毗连的经堂。

玄奘走上经坛开讲《摄大乘论》,坛下僧众鸦雀无声。

师子光得意地端坐在坛上宣讲《中观论》,坛下座无虚席。

晨钟声里,师子光有意站在经堂门前恭候,却依然门庭冷落,僧众像着了魔似地纷纷走进唐三藏讲经堂。

暮鼓声中,玄奘合卷停讲起身走下经坛,坛下挤得水泄不通的僧众不肯离去。

亚玛尔凑到玄奘身边,诡秘地“师父,这几天听你讲经的人越来越多,连师子光大德的弟子都跑到这里听经。听说师子光大德对你很恼火……”

玄奘“僧众自愿听习,这是正法藏所订。师兄他不会……”

亚玛尔“师父,听说他讲经时有意攻击你讲的摄大乘论,败坏你的声誉。”

玄奘“莫要听信风言风语,我们同是正法藏弟子,他不会干出此种事来。”

亚玛尔走近师子光讲经堂前,指点地“师父,你看里边听习者不足半席。哼!自我标榜不行,僧众自有评说。”

“莫胡说!”玄奘思索地,“明日我要劝说他的弟子回去听习。”

师子光随着听习者走出经堂,发现玄奘立于堂前,顿时满脸愠色“尊下站在此处何意?来挪揄我吗?”

玄奘解释道“师兄,玄奘绝无此意,我是……”

师子光发泄地“你唐三藏得宠于正法藏,又拉去那么多僧众听习你的高论,意犹未尽?还要来把敝人这些弟子也都拉过去不成?”

玄奘“师兄,这从何谈起?”

“我岂敢当你唐三藏的师兄!请你切莫忘记我们同是出家之人,还是多发

慈悲,在这那烂陀寺总得给我师子光留块立足之地吧!”师子光说完愤然而去。

师子光几个弟子向玄奘恶作剧地哄笑走开。

玄奘凄苦难言,木然僵立。

戒贤来到玄奘身旁,见状劝解“莫往心里去,他就是这样阴阳怪气,疑神疑鬼。”

玄奘真诚地“我俩同是初次登坛授业,他那里听习僧众太少,我能理解他的心境,明天我要劝说他的弟子都回去听习。”

“以德报怨,虚怀若谷!”戒贤说着,把一件镶金缀玉的鹿皮法衣捧到玄奘面前,“印度18国雄主戒日王听闻你学业优异,特派人送来鹿皮法衣赏赐与你。”

玄奘接过法衣“代我谢大王恩典。弟子已久闻戒日王文武双全,威震天下,真想能早日谒见英主。”

戒贤“近期难以相见,戒日王正率兵东征。”

黄尘滚滚,旌旗猎猎,象军、马队如云。

象队前的华盖下,戒日王身着戎装,一派气吞万里如虎的英武气概。

戒日王率象军行至乌荼王城前,紧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乌荼国师带领500名小乘教徒涌出城门,跪拜军前拦住去路。

国师“尊贵的戒日大王,你率领的六万象军、十万马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我小小乌荼国踏如粉芥。可国人心,恐大王武力难以征服。我乌荼国僧俗百姓皆信小乘佛教,大王所崇仰的大乘佛教,那不是佛陀的真谛,乃空华外道。特将我小乘高僧般若鞠多法师新撰著的《破大乘论七百颂》献于大王。”

瘦矮黝黑的般若鞠多法师把《破大乘论七百颂》呈送给戒日王“这乃我小乘佛教最新的经义论纲,大乘学者休想破其中一颂。”

戒日王接过《破大乘论七百颂》,仰天大笑“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狐狸在鬣鼠群里,自吹比狮子还要勇猛,等到它见到狮子就吓得魂飞魄散、入地无门了。你们正因未见过大乘诸师,乃固持愚陋旧派。倘若将来有缘一见,恐怕也会像狐狸遇到狮子时一样吧!”

国师“大王不要奚落人,何不召集两派高僧,旗鼓相对,论一胜负!”

戒日王“这有何难!我那烂陀寺院除了四海景仰的正法藏外,还有十位三藏法师,特别是唐三藏通晓诸法,只怕我把他请来,你们就会像见到狮子的狐狸全都溜走!”

国师“大王休夸海口,正法藏、唐三藏谁来都行,就是召开五印度辩经大会,我乌荼国僧众也绝不畏之。”

般若鞠多“倘若大乘学者能破七百颂,大王不用操动干戈,我小乘教派僧俗百姓愿永世臣服于大王。”

戒日王“我马上派人去那烂陀寺送信,你们准备赴约吧!”

那烂陀寺巨大的毁灭之神雕像前,矮胖的三藏法师与师子光诡秘交谈。

师子光烦躁地“这我知道,连戒日王的亲笔信我都看到了。”

矮胖的三藏法师忧心忡忡地“那《破大乘论七百颂》是出于小乘高僧般若鞠多之手,若派你我前去辩经,恐怕都难以是他的对手,你看如何是好?”

师子光沉思片刻“那就让正法藏亲自赴会,既使论败,我们弟子不受责难。”

“妙!正法藏倘若不去,咱们可以说连师父都不敢赴会,弟子岂敢妄动。”矮胖的三藏法师见玄奘走过来,“我说唐三藏,请正法藏去赴会,你赞同吗?”

玄奘“这……欠思量吧?正法藏已年过百岁,身体虚弱,恐怕……”

矮胖的三藏法师“那你说谁去赴会?”

玄奘思索片刻“你、我、他,咱们这些正法藏的弟子……”

矮胖的三藏法师“你去?你晓得那‘七百颂’出自何人之手?”

师子光“你敢断定辩赢吗?”

玄奘“小乘各部经典,我在本国和伽湿弥罗等国已经研习,晓得它的底细,是绝对破不了大乘教义的。玄奘虽才疏学浅,但还可以对付。”

师子光“我劝你莫要再出风头,你倘若辩输,那烂陀寺的声名可就一败涂地。”

玄奘“这你且不必担心,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万一论败,这是我大唐和尚的事,与诸位无关,更不会影响到那烂陀寺的声誉。”

师子光幸灾乐祸地“如此甚好!你大唐和尚道高千尺,你就孤身赴会去吧!我那烂陀寺无人陪你前往……”

戒贤拿着《破大乘论七百颂》来到雕像旁,见状愤愤不平地“师子光,你不要相煎太急!自从玄奘列为第十三藏法师,你就一再加难于他。玄奘对你一忍再忍,你为何还步步相逼?他宏扬大乘教义,为那烂陀寺解难增光,这何罪之有?老僧我已老朽,你师子光大德眼里已无我戒贤住持了!倘若不愿留在那烂陀寺,你可出去独树一帜!”

玄奘劝说道“师父,快莫说这些……”

“如此也好,我早已料到会有今日。从他唐三藏入寺那天起,你正法藏就宠他排我。你不用赶我,佛法无界,到处都有我师子光立足之地。既然师父厌弃弟子,那我走开就是!”师子光扬长而去。

玄奘追上前拽住师子光“师兄,你……”

“让他……走吧……”戒贤手中的“七百颂”散落在地上,昏厥欲倒。

玄奘急忙返身扶住正法藏,师子光

头也不回地走出山门。

东印度菩提寺。师子光颓然垂首坐在榻边长吁短叹,他的师友东印度著名高僧旃陀罗僧诃愤愤不平地踱来踱去。

僧诃突然停步“这唐三藏欺人太甚!师兄切莫伤怀,待我亲自去那烂陀寺与唐三藏辩经,与你出了这口气。”

师子光感激地“那就拜托僧弟,让他唐三藏当众出丑,为兄一雪前耻!”

那烂陀寺唐三藏禅房。玄奘伏案撰写《制恶见论》。

亚玛尔走近案旁“师父,山门外来个僧人,扬言要与那烂陀寺辩经。”

玄奘无心理会“寺内大德都忙于赴会撰写经论,休要理他。”

亚玛尔手里拿着“经义论纲”,忿忿地“我将他挂在寺外的‘经义论纲’全部抄录下来,他在山门前叫嚷得可凶了。”

玄奘拿起论纲瞥了一眼,掷于案头“这怪僻的几十条论纲,我来那烂陀寺之前,在本国已听慧威法师传授过,这岂能难住那烂陀寺僧人!”

亚玛尔“他站在山门前点你和正法藏的名,话语难以入耳。师父,你去跟他辩辩!”

玄奘掷笔起身,跟随亚玛尔走出禅房。

山门外。寺垣上挂着一排“经义论纲”。僧诃牵着一头瘦驴,手里拎着屎瓶站在论纲前。

僧诃不可一世地“倘若那烂陀寺有人能破我经义论纲一条,我愿砍头谢罪!倘若你们输了,就按古来成法倒骑驴,自己用屎尿浇身。”

围观的僧侣百姓面面相觑。

僧诃得意地“堂堂那烂陀寺连个敢站出来辩经的人都没有,戒贤法师真乃老朽无能了,莫如尽早腾出禅位,让我来当那烂陀寺的住持。那个大唐来的和尚躲到哪去了?看来也是个地老鼠,还想逞能赴会?”

亚玛尔气呼呼地上前把论纲扯下,撕碎掷到地上。

僧诃火气很大地拧着亚玛尔的耳朵“你是什么东西,敢如此无礼!”

玄奘“你口出狂言,伤及了我寺至尊的正法藏,这是那烂陀寺僧人给你的一点惩罚。”

僧诃“你是何人?”

玄奘“贫僧玄奘,前来恭听足下高论。”

僧诃“你就是唐三藏?他撕毁了我的论纲,你不看论纲怎能跟我辩经?”

“你这经义论纲在本国三岁顽童都能朗朗成诵,岂用我与你相辩?足下若不信,我可与你通篇复诵。”玄奘说完熟练地背诵起撕碎的经义论纲。

僧诃惊讶地“莫再复诵!莫再复诵!我……我认输!认输!”

玄奘“除此,你还带来何种论纲,均可出示相辩。”

僧诃眼球一转,反问“法师广通经论,真乃天下无敌手也。传闻贵寺有位才高量小的师子光大德,他的中观论不知法师能否将其辩垮?”

玄奘正色道“你休要教唆,师子光乃是贫僧师兄,他对‘中观论’造旨精深,我的‘瑜伽论’和他的‘中观论’是孪生姐妹,殊途同归。”

僧诃“何以证得?”

玄奘“贫僧新撰写出三千颂《会宗论》为证。”

僧诃疑惑地“可出示赏光?”

“愿法师指点。”玄奘吩咐亚玛尔取来《会宗论》送与僧诃。僧诃接过《会宗论》翻阅片刻,倏然引颈伏地“法师真乃奇才,令人五体投地。旃陀罗僧诃实乃井蛙,口出狂言,冒犯法师。请践行前约,砍下我头谢罪!”

玄奘莞尔一笑“佛门寺院不开杀戒,岂能自相残杀,快起来!”

亚玛尔指着毛驴与屎瓶说“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按古来成法,你倒骑驴背上,自己用屎尿浇身吧!”

僧诃进退维谷,犹豫片刻,拎起屎瓶欲爬上驴背。

玄奘慌忙上前夺下僧诃手里的屎瓶并将他拽住“佛陀主张出家人要身体洁净,清心寡欲,怎可用污水浇身?”

僧诃跪拜玄奘面前“宽厚仁慈的法师,弟子愿按古法留在你的身边,做终身仆役。”

玄奘扶起僧诃“如愿留在那烂陀寺,我们可同窗相习,共拜正法藏为师!”

僧诃恳求地“法师,容我暂回菩提寺安置一番,并将《会宗论》也暂借弟子拜读。”

玄奘“请便。”

菩提寺。僧诃坐在榻旁讲述论经经过,师子光病卧榻上,翻阅《会宗论》,思绪万千。

僧诃“唐三藏赞誉你对中观论造旨精深,并说‘中观’与‘瑜伽’两论是孪生姐妹,这就是他为此撰写的《会宗论》。师兄,莫再意气用事了,待病好后与我一起回那烂陀寺吧!”

小沙弥跑进传报“有两位那烂陀寺法师来看望大德。”

矮胖的三藏法师陪同玄奘走进禅房,师子光百感交集地从榻上坐起。

矮胖的三藏法师“大师兄,我与玄奘前来接你!”

玄奘拉着师子光的手“师兄,得知你病卧榻上,正法藏寝食不安,特派我们来接你回寺内调养。”

师子光泪水盈眶“玄奘,我……我让魔鬼迷住了心窍,对不住你和正法藏……”

玄奘“快莫说这些了,过去之事就让它像流水一样流过去。等你康复后,

我们好一起去赴会。”

师子光泪水涌出,紧紧地拥抱着玄奘。

旃伽河川流不息,浩浩荡荡的皇家船队驶向曲女城。

正法藏与师子光陪同玄奘立于船头,观赏着河水中数以千计的朝圣者在净洗。

临近曲女城的旃伽河南岸,排列着数百面金鼓。

戒日王着梵天装束少壮英武。见正法藏与师子光陪同玄奘走下船来,恭敬相迎施礼致意,献上五色花环。

鼓声骤起,百名鼓手伴随戒日王与玄奘,每走一步,一齐击响“节步鼓”。

戒日宫。雕镂彩绘,莹饰奇珍。

戒日王将玄奘三人让于球玑间错的师子床上,喝令宫娥备陈珍膳、作乐散花。

戒日王“弟子特编排《曲女城记》之舞,请赏光。”

大殿里骤然响起印度古曲,披着纱丽周身珠光宝气的百名公主、面目狰狞的大树仙人、忧虑憔悴的国王、勇敢无畏的小公主,分别随着剧情发展登场起舞。

戒日王亲自给玄奘讲解“古代此城名为花宫,梵文为‘花之都市’。有一位名叫梵授的国王,王妃们给他生了一百个小公主。一天,百名漂亮公主来到旃伽河净洗,河畔有棵古树,据说修炼千年已得道成仙,见此便大起凡心……”

恐怖的音乐声骤起,百名公主小鸟似地飞进王宫里躲藏。大树仙人跑到王宫来求亲。他问遍公主,谁也不肯嫁给树妖。国王担心大树仙人施展妖法毁灭全城,为此忧虑得面容憔悴。小公主见国王整日忧心忡忡便挺身而出,表示愿以自己微躯,来拯救国家。国王含着热泪把小公主送到大树仙人那里。

大树仙人见到瘦小的公主,顿时大发雷霆,斥责国王竟敢送个小女孩来应付。仙人怒念咒语施展妖术,要教99女一时腰曲,毁坏形体,终生难以嫁出。

戒日王(画外):“国王回到宫里,果真百花凋谢,99个公主都成了驼背。从此,这座城就改名为曲女城。”

玄奘叹息地“结局太悲惨了!”

戒日王“故事还没有结束……”

大树仙人得意忘形地搂着小公主酣睡,远处王宫飘来99个曲女悲切之声。小公主愤然爬起向天庭呼救,从帝释那里借来天火,焚烧树妖现出原形。大树仙人惊醒畏火欲逃,小公主死死抱住不放,化做一柱熊熊烈焰。

国王率领99个曲女赶到旃伽河畔,从火中抢出奄奄一息的小女儿。小公主躺在父王的怀抱里,微笑着溘然长逝。河畔顿时百花重开,99个公主体魄恢复如常。

国王洒酒奠祭心爱的小女儿,99个

公主翩翩起舞赞颂舍己献身的小公主……

戒日王“这乃是曲女城传说。”

玄奘“小公主舍己救国,可敬可颂,此乃曲女城无上荣光!”

戒日王“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兵》歌舞之曲,未知秦王何人也?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

玄奘“秦王者,乃我大唐国今朝天子,昔未袭位时封为秦王。秦王胸怀远略,率兵平定海内,统一疆土。贫僧西游前,天子又实施贞观之治。”

“彼国百姓,得此圣明君主,实乃大幸!弟子虽已用兵五年征服天下,但小乘教徒乃暗中作恶。”戒日王问道,“闻知法师已撰写《制恶见论》,现在何处?”

“随身带来。”玄奘把《制恶见论》呈献戒日王。

正法藏“唐三藏博采众议,撰写这1600颂《制恶见论》,足可把《破大乘论》驳得体无完肤。”

戒日王边看边赞不绝口“弟子观赏《制恶见论》,如见太阳东升,萤火虫光定要顿失光彩。弟子决意在曲女城为法师设一大会,令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前来赴会,领教大乘微妙,绝其毁谤之心,摧其慢我之意,使天下臣服。”

曲女城。人来车往,万头攒动。

乌荼国师、般若鞠多率领500小乘教徒,用大象驮着经卷走进曲女城门。

旃伽河西岸,伽蓝、宝台、行宫、便殿层叠接连。各国诸贤兼有侍从,或象或舆,或幢或幡,各自围绕,峨峨岌岌,若云若雾,拥挤充塞数十里间。

会场四周,师子光、亚玛尔悬挂用梵汉文书写的《制恶见论》,各派僧侣纷纷围观。

戒日王身着帝释神服手执白拂,亲自与正法藏把等身佛陀金像安放在金莲花宝座上。

18国国王、各国诸贤、高官显贵分别进入两厢便殿,集体向佛陀金像顶礼膜拜。

在喜庆的鼓乐声中,戒日王请论主唐三藏走上宝台论坛。

叠印:公元642元(贞观十六年)。

戒日王向台下万众宣布“本王请五印度18国各教诸贤云集曲女城,举行18天辩经大会,由那烂陀寺唐三藏为论主。论主撰写的《制恶见论》悬挂在会场四周。如有人发现《制恶见论》有一字没有道理并能据理驳倒,论主愿沿袭我印度古法斩头谢罪!”

乌荼国师首当其冲登坛发难,玄奘打着手势与他辩经。乌荼国师被辩得张口结舌,在僧众的哄笑声中狼狈退下。

三个中年僧人登台轮番向玄奘提出异点,玄奘从容不迫地对答如流。

乌荼国师行帐里。国师诡秘地向四个武士耳语后,解开竹制经卷露出一束火箭。

宝台上,三个中年僧人听罢玄奘答辩,深施大礼表示折服。突然飞来几支

火箭,宝台顿时火起,两厢草塔便殿烟焰方炽,会场一片骚乱。

宝台上乱箭横飞,师子光跳上论坛救护玄奘,一箭飞来射中他的臂膀跌倒台上,玄奘奋不顾身地扑上前抱起师子光。混乱之际,四个武士突然跳上宝台,手执钢刀逼近玄奘。戒日王拔出佩剑,奋不顾身相迎拼搏。

卫士蜂拥而上,将刺客团团围住。

18国国王也奋不顾身率众抢救便殿,刹那间火灭烟消。

戒日行宫。四个武士跪绑在地。

戒日王“唐三藏与你们有何前仇,为何要加害于他?”

四个武士“大王饶命,这全是乌茶国师颐指气使。”

戒日王愤怒地“速将乌茶国师擒来对质!”

卫士上前禀报“事发后,乌茶国师已经坐化。”

戒日王暴怒地“把乌茶国前来赴会的500小乘教徒,通通擒来砍头示众!”

玄奘进前劝解“大王息怒。以力治人,胜在一时;以德服人,功垂久远。本国古贤诸葛武侯,当年曾七擒孟获,终使异族臣服,望大王还应从长计议为是。乌茶国师图穷见匕首,足证其山穷水尽。刀箭相逼,贫僧不足畏惧,愿与小乘教及一切外道继续据理相辩,直至四方臣服。”

宝台修饰一新,朝晖里金光闪烁。戒日王陪同玄奘走上论坛。

戒日王宣布禁令“凡有伤害论主者,斩其头;诋毁法师者,割其舌;如对‘经义论纲’有异见者,尽可登台鼓吹论辩,不拘此限!”

婆罗门祭司上台与玄奘辩论,论讫心悦诚服地退下论坛。

乌茶国般若鞠多法师带领几名僧人,手执檀香、鲜花走上论坛参拜。

般若鞠多“18天来聆听法师教诲,已神领大乘微妙,乌茶小乘弟子已心悦诚服,拜法师为小乘佛教的‘解脱天’。”

场内500名乌茶国小乘教徒向唐三藏顶礼膜拜。

几位大乘教高僧在鼓乐声中走上宝台“法师对大乘佛教造诣精深,印度18国大乘教徒甘拜法师为‘大乘天’。”

18国国王纷纷登台馈赠珠宝珍奇,玄奘合十谢绝。

戒日王“法师不受礼物,弟子勉强不得。请法师坐象舆遍游曲女城,显扬法师以义服人、独立不倚的精神,对此法师万万不可推辞。”

玄奘“贫僧能对答各国诸贤,全凭正法藏及诸师教诲,应请恩师正法藏乘象庆游。”

正法藏“玄奘莫谦让了,这是古来成法,不能相违!”

师子光吊着缠裹箭伤的手臂走上前来,劝说道“玄奘,快上象舆吧,这也是咱沾那烂陀寺的荣光!”

宝台下,大象浑身披挂彩饰,错彩镂金,辉煌夺目。

玄奘被抬举到七宝象舆上,戒日王和正法藏随后分乘两头装饰五彩鲜花的大象护行左右,后面是18国国王、各国诸贤、达官显贵,乘坐三百头大象随行。

队前象舆四周八个年轻僧人舞动舆顶飘下的八条彩带,一路不停地喧喝“东土大唐法师宏扬大乘教义,破除一切异见,18天来无一人能够驳倒,普天下臣民都应知道!”

曲女城,城中百姓倾巢出动夹道围观,捧着鲜花,洒着吉祥花雨……

曲女城使臣宫。明媚的春光透过窗口照射在书案上,玄奘埋头挥笔疾书,将《老子》译成梵文。窗外传来隐约的雁鸣声,玄奘起身推开窗子寻声翘首,依窗凝望。

蓝天白云下,一队人字形大雁鸣叫着向北方飞去。

玄奘思乡之意油然而起,感怀自语地“归去兮!归去兮!”

“玄奘,大王和师父来看望你!”师子光陪同戒日王和正法藏走进来。

正法藏“玄奘,老僧年高体弱,与寺内诸大德磋商,并已呈报大王钦定,由你接任老僧的住持,掌管全那烂陀寺教务。”

玄奘“这万万使不得,应由师兄接此重任。”

师子光“莫要推让了,这是全寺大德一致诚心推荐。”

玄奘“感谢诸位大德。玄奘已另有所思。”

戒日王“法师倘若不愿回那烂陀寺,我在曲女城为法师建造一所寺院,终生供养。”

玄奘“谢大王厚意!大雁已应季北飞,玄奘现在归心似箭。贫僧已游方在外一十七年,常常梦里回到长安。现已决意返回东土,将西游所见所闻禀告当朝圣明天子,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传授给本国僧众。”

戒日王“人各有志,那就不勉为其难了。法师准备何日启程?”

玄奘“贫僧正在把本国圣贤经典《老子》译成梵文,馈赠那烂陀寺以谢教诲之恩,待译完后即刻动身。”

老头人随亚玛尔走进拜谒众人,诚挚地“至尊的大唐法师,听亚玛尔相告您快要回国了,我们全班人马特赶来相送。”

玄奘“谢老丈一片盛情。”

老头人“古语说,‘要求知识文化,须到东土支那’,老汉又要恳求法师了,亚玛尔愿随法师东游,去贵国访学观瞻,法师就带他走吧!”

玄奘“大王,这……”

“既然他心诚意切,就让他去吧!”

戒日王拍着亚玛尔的肩头,“亚玛尔,要向法师那样刻苦研习,载誉荣归,本王将率臣民相迎!”

亚玛尔欣喜地频频颌首。

王宫前。亚玛尔指挥马队役夫捆绑经卷、佛像驮子。

使臣宫。玄奘把梵文本《老子》捧献给正法藏。正法藏双手颤抖地接过递交师子光,依恋地紧紧拥抱玄奘,老泪纵横。

戒日王亲自牵着披挂彩饰的大象来到马队前,扶着玄奘骑上象背。

玄奘含泪合十拜别,马队缓缓离开王宫。

叠印: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

马队远离曲女城,玄奘回首观望,戒日王、正法藏依然率众站在王宫前翘首目送。

玄奘立于象背,双手合十举过头顶致意,顿时眼里热泪涌出。

长安。结彩张灯,人山人海。

宰相房玄龄率文武百官陪同玄奘和亚玛尔骑着高头大马,手捧佛像花束,带领驮着经卷的马队在锣鼓爆竹声中缓缓进入长安城。

叠印: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

旁白“玄奘回国以后19年中,孜孜矻矻,不弃寸阴,翻译出1335卷佛教经典,写出12卷《大唐西域记》,现已成为今天研究东方史地学者们的稀世珍宝。他不仅是位伟大的翻译家和佛教哲学理论家,而且是位杰出的旅行家。他以19年的艰苦旅行,为我国和中亚细亚以及南亚次大陆各国、各民族之间,建立了一座文化友谊的桥梁。”

朱雀大街上陈列着玄奘取回的佛像、舍利、经卷以及印度帐舆、旄幡和僧尼法衣袈裟。

观览的僧俗百姓排成长龙大队,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东都洛阳。唐太宗走下丹墀,迎接玄奘法师。

行宫龙案前,玄奘向天子陈述西天见闻。

大慈恩寺。唐太宗、皇太子和后宫诸妃手执香炉送行,玄奘率众弟子走进大慈恩寺。

翻经院的书案上,翻开的书页被风吹合,露出书名《大唐西域记》。

慈恩寺晨钟悠扬,大雁塔巍峨峙立,一支人字形的雁队飞过塔顶,留下一串嘹亮悦耳的合鸣声……

(剧终)

[作者简介]

黄世英,国家一级作家,原国土资源部创作室主任,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委;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模。已拍摄的电影作品《男儿要远行》(第10届小百花奖)、《世界屋脊的太阳》(国家政府奖)、《中国人》(政府奖、五个一工程奖)、《南中国1994》(金鸡奖优秀故事片提名)、《归国留学生》(夏衍电影文学奖)、《胡杨》(夏衍电影文学奖、铁人文学奖)、《大东巴的女儿》(埃及·塞浦路斯国际电影节三个奖项)、《18亿红线》(宝石文学奖)、《生死罗布泊》(夏衍杯电影文学奖)、《一座城市与两个女孩》《椰岛之恋》《天涯孤旅》《魔力》等。